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松本清张作品选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玫瑰旅游团

普通人作主角的社会推理小说典范

作者：（日）松本清张
翻译：新野
编撰：小羽

●一　失落在安科雷季
●二　肋下伸出的手
●三　冷情况和热话题
●四　凶手是复数
●五　助手之疑
●六　纠葛在军事基地

一　失落在安科雷季

65 岁的王冠旅游社经理田民太郎，原先当过占领军翻译，退役后十年里，从事过各种职业，最后趁海外旅游业兴旺，做了现在的生意。随着旅游业兴起，他在新老同行中，成为仅次于巨头的中坚人物。在大阪、福冈、札幌设有分公司的王冠旅游社共有一百几十个职工。常务理事广岛淳平从创办时的导游提擢上来，兼任营业部长。

这年春天，广岛计划组织一次赴欧洲的“ 玫瑰旅行 ”。

这次“ 玫瑰旅行 ”纯女性，用陈列橱窗形式美化综合旅游方案。在以前的女性团体旅行中，没有另聘讲师，辽次，为满足会员的求知欲，旅行社特延聘著名人士任讲师同行。这次“ 玫瑰旅行 ”，王冠旅游社“ 起用 ”旅行评论家江木奈歧子，自然并不是为了赶时髦。

计划的筹划者、负责人兼常务理事广岛洮平在出园式的住所访问了江木奈歧子。

江木交谈后答应担任讲师，她已 45 岁，但看来不像 40 岁，年轻时在美国留学，详细经历谁也不清楚。她具有一种神秘魅力，取名坪内文子。她在英美出版的世界旅行记和游记中以所写的随笔出了名。江木奈歧子是当翻译的笔名，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名，她终身独身。

到四月份，“ 玫瑰旅行 ”的团员基本都确定，出发日期是 4 月 15 日，但各种准备工作都还很紧张。

资深的导游门田窗边桌旁摊开了团员名册。方格纸上用圆珠笔规矩地用方正的字体写上姓名、年龄、职业等。名单按报名的先后顺序排列：

①北村宏子	25	公司职员
②杉田和江	28	公司职员
③竹田郁子	31	教师
④深山通子	32	无职业
⑤曾我千春	24	服饰店店负
⑤铃木美智代	35	商店店员
⑦原澄子	43	无职业
⑧藤野由美	37	美容设计师
⑨星野加根子	38	无职业

⑩多田真理子　　40　　酒吧从业人员
⑾佐藤保子　　25　　教师
⑿本田雅子　　20　　学生
⒀西村美树子　　20　　学生
⒁千叶裕子　　20　　学生
⒂浜野久子　　41　　无职业
⒃宫原惠子　　25　　服饰店店员
⒄金森幸江　　45　　商店店员
⒅中川易子　　36　　公司职员
⒆黑田律子　　31　　公司职员
⒇日笠朋子　　37　　无职业

联络地点多数在东京，也有在大阪、横滨、福冈、京都，名古屋、关东各县等其它地方的。

门田一个人点燃了香烟。

自己会见过的客人模样，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原澄子、藤野由美、星野加根子这三人是同一天报名登记的。医院院长的寡妻原澄子最早就关心编在一组的同室旅伴。星野加根子口气也相同。

这是旅行团体最感头疼的问题之一。有的人同室就寝第一晚就开始失和了。虽然在同一房间的双人床上睡觉，却无言可谈，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旅客一旦在旅途中相处得友好，就不考虑改变编组。编组不能随便变更，这一原则是严格的，必须遵守。

向导绝对不能破坏自己中立的立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也不能对任何人稍加偏袒。处置不公不利于率领队伍。导游虽是服务性的，但也是团长，必须兼备团长的威严和教师的指导能力以及顾问的诸事通晓。

除了原澄子、藤野由美、星野加根子是同一天报名申请的外，门田还会见了几个人。

北村宏子在证券公司工作，她是第一个来登记的，多田真理是大阪饮食店的老板娘，高大的身材穿着和服相当合身，穿戴打扮也不俗，虽然 40 岁了，但看来还当相年轻。

在这次申请时，门田曾感到不安：她身穿过份华丽的和服，以致立即刺激了其他的妇女。由于过于引人注目，将众人的视线集中过去，因此引起了同伴的嫉妒，成为旅行的话题。门田只得委婉地说，在旅行中容易损坏衣服，可以预备一些适合旅行的轻便的诸如西装之类的衣服。这样说，她会有人支持。

正当门田回味着报名者的风采时，随其同行的讲师江木奈歧子挂来了电话。

“实在抱歉，因为突然发生了不得已的事我不能去了。请原谅，我就不再打电话给你了。”江木奈歧子表示了歉意。

“啊？这不是让我作难吗？无论如何我到府上去一次。

门田立即出门，不久，让出租汽车在江木奈歧子的屋前停下，她让她听到汽车声音而以责备其违背信约。江木奈歧子径直走到门口，看到门田时她娇媚地低下头来，脸上挂着困惑的笑容。门田从这种表情中，立刻就有直感，意识到这肯定不是一种机谋。

“究意为什么突然就辞退呢？也不先打个招呼，弄得我慌手慌脚。匆匆

忙忙赶来。”

门田喝了一口茶，开口说道。

“实在请原谅，只好这么办了。”

“这次来见您也真为难，把您的电话告诉广岛常务时，我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本社已将先生的大名对外发表，意欲招募游客，迄今已有二百个人申请报名，那份名册谅已过了目的？”

“嗯，略略拜读过。”

“人们是仰慕先生担任讲师申请报名的。倘若现在推辞，我们下不了台哪。”门田的语气带着反诘的调子。

江木奈歧子低垂下头，扭过脸默默站立起来。她从容厅角落的桌子抽屉里，取出一个薄薄的小盒子，把两粒小药片倒在手掌上，含入口中吞了下去。她看来是时常服用，吞得相当熟练。门田暗暗瞥了一眼小盒标签。药名是tranguilizer，一种精神安定剂。

“实在抱歉，请您向广岛先生还有参加这次旅游的各位表示歉意，门田先生，请您帮我的忙，否则会发生关系终生浮沉兴衰的大事。”

“终身浮沉兴衰？太说大了吧？”门田愣住了。

“不，是真的，正因为这，在电话里没法说，确实是这么回事。”

江木奈歧子所指的事，是两天前被读者称为第一流妇女杂志《女性思潮》编辑约她写长篇游记体文章一事。她自己至今只写杂文。为感激这第一流杂志的关注，总想写成应付过去。如果成功的话，她就站得住脚。偏偏稿约期截止到下月七日，只好不去旅行。虽然违约于心不安，然而这种运气恐怕不会再来第二次，她盼别人能理解自己把精力倾注于此的心境，并希望能得到支持。

江木奈歧子望着门田困惑的脸，又说：“我准备冒昧提出一个替代的人，对外可以说是我日常工作的助手。相信大家会满意继我之后的人选。”

门田囿于一个人难以决策，决定起身离席。

“那个替补的人选请务必放心，请对广岛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江木奈歧子将门田送到门口，把手搭在他肩上，用恳切的口吻说着。

这个替补的人叫上方悦子，到此，也只好权且这么办了，旅行团确定成员，配齐角色，尔后就该出发了。

4 月 15 日晚上 7 点 40 分，在羽田机场的国际航线特别候机室里，举行了王冠旅行社的欧洲旅游团“玫瑰旅行”结团仪式。

SAS 客机 22 点 15 分启航，向北经由哥本哈根直抵伦敦。预定到达安科雷季为当地时间 15 日 l0 点 45 分，在候机厅待一个小时，1l 点 45 分出发。大家到达哥本哈根为 16 日 6 点 50 分。

特别候机厅里，除了 30 名团员和导游门田良平、代理讲师土方悦子以外，还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家属和朋友，就连走廊里也塞满了送客。离出发时间越近，送客的人就会越多。

截止的三天前报名申请者是二十三个。在这以后超过门田的预想，又增加了七个人。在结团仪式中，团员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门田则拿着团员名册核对着。土方悦子也俟每人自我介绍结束，用铅笔在名字上做个记号。

这 30 个人的旅馆住房分配，按一室两人，正好分成 15 组，大体上以居住地区、年龄、职业等为标准决定同室的人。这是门田的决定，尚未逐个探询本人的意愿。室友次序如下：

①　北村・杉田　②竹田・深山；　③星野・多田；　④原口・田村；
⑤曾我・宫原；　⑥铃木・中川；　⑦浦道・小林；　⑧佐藤・川岛；
⑨本田・折原；　⑩西村・金森；　⑪千叶・浜野；　⑫喜多・福岛：
⑬黑田・日笠：　⑭户道・上田；　⑮原・藤野。

门田在特别候机室结团仪式开始前散发这份“室友一览表”，并对每个人都恳求着：

“这个方案已经确定，25 天的旅行就照此执行了。多少总有和您不投缘的地方，还望多将就些。由于是团体旅行，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情绪。我希望大家能在一片和睦友好的气氛中愉快地旅行。”

各自肯首应允了。一想起 25 天里要和素不相识的女子在一个房间里生活，不少人都相当关心地看着室友的名字。

在结团仪式上，广岛常务理事代表主办者作简短致词。他说，王冠旅行社对于这方面的业务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和经验，至今没有出过一次差错。相信这次具有特色的妇女旅游团“玫瑰旅行”计划定会成功，而这次成功，将使社会更加信赖它丰富的经验。

SAS 客机比规定时间迟 12 分钟飞离羽田机场。“机舱内，原澄子用不太欢悦的表情对门田说着，”……我还是在牵挂着室友的事。”

“嗯。”门田在印出的名册上看到了藤野由美的名字，“是藤野呀，挺不错的。我想您会和她合得来的。”

她还是用纯粹事务性的语调问：“这位藤野多大年纪？”

“嗯……”藤野由美身份证上年龄是 37 岁，原澄子是 43 岁，不用说，妇女之间年龄即使相同，也不会说心里话的。“她和您差不多年龄吧？门田含糊其词地说。

“门田先生，刚才您所说的我都听到了，但是在这次旅行中，室友是不是绝对不能变更的呢？”

“是的，希望是那样，嗯，我想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在 25 天里，互相之间要发扬友好协作精神……”

门田想，这个原澄子刚来，就问能否调换满意的人，还是慎重回答为好。当然不能明确表态。

“可是，您在我来报名时不是说过，假如和对方合不来，可以调换编组的吗？”

“好了好了，请冷静点。”门田屈服了，“倘若分到的室友实在格格不入的话，可以用特殊理由重新分组，但这对其他的人请务保密，否则大家都会抱怨不满，我们将难以收拾这副局面，请您能理解我们的处境。”

幸而旁边人声嘈杂，没有理会到这低声耳语的秘密交易。离登机的时间愈来愈近了，原澄子满足于那个密约而离去，门田长叹了口气：“哎呀，这个女人可真缠得叫人受不了啊！”

在安科雷季机场降落前，团体女客们把脸贴在窗玻璃上，鼻子被玻璃压得扁扁的。苍穹雾霭之中透露出黑黝黝的针叶林和波光粼粼的海湾。在海湾对岸的细长的、河流般的丘陵下，密布着红、蓝、白色的砂粒般的建筑物。这些很快就消失了，浅茶色的寒带森林呈现在大地上，就象能行走似的流动着。

下飞机后，团员们有的坐在休息厅各处椅子上，也有的在信步踯躅，但大部分团员接踵进入了一个土特产商店。

“请您到商店那儿去一趟，我就在大厅里来口巡视，行吗？我举着小旗作标记，绝不会混到其他的人堆里去的。我们的出发时间，大约还有 40 分钟。”门田催促着。

“就按您的意见办吗？”悦子抬头看着门田。

俟到停机休息将完，土方悦子报告，“门田先生，差二个人哪！”

门田自己也发现了这点，心中很是焦急。

“是谁呢？”

“好象是藤里由美和星野加根子。藤野方才还在商店里看着戒指呢。”

“会不会去洗手呢？土方小姐，请您快点到洗手间去查看一下。”门田用眼光命令着，看着悦子小跑般地走去，不久，星野加根子一个人从商店方向急勿匆地走了过来。

而藤野由美却形踪不见，“失踪”将近 20 分钟，客机延误二十分钟起飞是非同小可的。

正当门田急出一头冷汗时，安然无恙的藤野由美和悦子手拉着手从休息厅的一角出现了。门田心头的波澜随即平息了，但对带着若无其事表情走过来的藤野由美很是气愤。

“到底是怎么回事？”发怒的眼睛也睨视着一边的土方悦子。

“对不起，到了飞机上再说吧。”藤野由美象是让出租汽车等候的那种语调，慢悠悠地说着。

此刻，门田也不要求从容地说明，星野也从后面气喘吁吁跑来，北欧的航空小姐皱起眉头，臀部一晃一悠地在前头离开了。

门田进入舱内，没去理会其他的乘客。玫瑰旅游团的人们用疑惑和非难的眼神注视着随后而来的藤野由美的脸。门田在座席后头没法看到她的表情，用皮带扎住身体后也不那么激动了。他仅仅向旁边的悦子问起方才的事。

“她好象在洗手间把刚刚在店里买来的红宝石戒指丢失了。”悦子在喧嚣的金属喷气引擎噪音中说。

“什么，红宝石戒指？”

“是啊，在盥洗间洗脸，完了以后就找不到了。可能这个戒指尺寸偏大，在无意之中脱落。我去的时候，她正在趴在瓷砖地上来回地寻找。”悦子以不平静地声音报告道。

“您也一起在找吗？”

“找了，到处寻遍了。心想会不会在厕所门下的缝道里？于是，又把一个个的门都打开看过了。”

“要是找不到，真不可思议哪，那个戒指用多少钱买的？”

“可能差五十元就是一千美元。”

“到底为什么要在安抖雷季买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可能是不抽税贪便宜吧。”

“傻瓜，美国不是红宝石的产地，在美国还得加进口税。机场卫星商店里边不都是免税商品，可得让大家注意呀。在还没有到欧洲之前，无论如何不要买近千美元的东西。”

门田友谊舒了口气，又回复了紧张的表情，“那么，查不出个究竟来吗？”

“条的，不过会不会被偷走……”

“也许不会有人偷吧。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不过两三分钟时间，谁也没进去。”

“那是怎么回事呢？商店里一般送客是不能进去的呀。”

“我要是再仔细检查一下就好了，无奈出发的时间柑当紧迫，没法仔细寻找。”

“这儿也搅得六神不安。”

“不过，我虽劝藤野由美向机场办公室递交遗失报告。她觉得报不报告都无所谓。”

“没有报告吗？”

“是的，就算递交了报告，仍然要耽误飞机起飞，给大家添麻烦。”

“那么……”

说着，门田顿时产生了对藤野由美重新估价的心情。虽然他至今还对严重干扰大家的这个女人生气，但丢了价值上千美金的东西，还能认命达观，倒也不简单，算是一个气硬心强的女人。

飞机不断上升着，看得到云蚰间隙里悠然露出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麦金利山。禁止吸烟的信号早就熄灭，但身体还没自由。高度大致相同的北极山地一望无际，断崖峭壁比比皆是。

晚霞射出了红色的光彩，把冰山染成浅淡的蔷薇，荒凉的景像于是化作一幅幻想的抽象画了。

团员们大都睡着了。有的戴着黑布眼罩，有的仰面朝天，有的伏头俯脸，也有睡不着的。门田静静地在通道上往复视察着着。

从薄暗的云层下，可以看到瑞典的陆地，小小的灯光可能就是斯德哥尔摩的街区。过了斯堪的纳维亚的丘陵地带，飞机来到海岸线上。

“看见哥本哈根了。”门田指着逼近的陆地。提高声调说。

二　肋下伸出的手

哥本哈根的卡斯托鲁布机场在欧洲算得上第一流。拂晓，跑道上空，熹微的晨光渐渐驱赶着黑夜，清晨 6 点 20 分时，天色一片朦胧。

下机后门田一行来到皇家饭店，皇家饭店连接广场大街的一角。虽建筑宏伟，但外观遵守着传统的风格。

“把今天的计划安排告诉大家。十二时前请各自在房间里休息，然后在这个旅馆的餐厅里吃午饭，一点半左右乘大轿车去市区观光游览。”

市内值得一看的东西，大体就是港口的人鱼像和阿玛利爱布尔宫等。门田为了抚慰不高兴的妇女们，和蔼地好言说道。

中午，吃完北欧有名的烤三明治，门田站起来宣布市内游览时间。原澄子走了过来：

“怎么没在这儿看到同室的藤野由美，她上哪儿去了？”

“喔，藤野和一个熟人出去了。”门田轻描淡写地说，“外面有人打电话到房间里找过藤野吗？”门田看着原澄子狭窄的脸颊问着。

“不，没有电话，根本没有打来过。”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原澄子否定。

人鱼像在码头边，看照片会认为是一尊雕像，实际上只有八十厘米左右，座落在岸边的岩石上。团员们来到这几时，各国的游客都围聚观看。

“哟，那不是藤野由美吗，团长”土方悦子目光敏锐地叫道。

在美人鱼座落的岩石旁，一个日本女于摆好了姿势，被几个美国人拍照，正是藤野由美。

“真的。”门田瞪圆了眼睛。

藤野由美对着照像机作出婉然柔顺的表情，摆出娇艳动人的姿态，立刻招惹了其他团员的注意。大家都直愣愣地用发呆的表情看着藤野由美，她倒没有察觉到，还是照着要求做出一个个的姿势。美国游客欢欣万分。又是吹口哨，又是喧叫着。

照完，藤野由美向门田问好的表情，不但没有羞耻感，反倒由于当了外国的模特儿，有点洋洋自得，这副神态与其说是对门田，倒不如说是向周围的团员示威。

“今天是谁带您到处游览了？”门田呆想着问道。

“不，和那个人刚见面时就觉得没意思，很快就分手了。我想，大伙儿必然一定会来看人鱼像的，就雇了出租汽车赶到这儿，怎么样，我的直觉没错吧？”

“喂，今晚最好不要出去。”门田不由得叮嘱。

“就呆在旅馆里。在飞机上睡眠不足，今晚想早点睡觉。”

“那倒是的，由于时差的关系大家睡眠都不足。今晚早点休息，这样可以准备明天的行动。”

“明天的郊外活动吧？”

“是的，要去参观古城。”门田说。然后，他们乘上等候着的大轿车，来到了阿玛利爱布尔宫，看到了卫兵站立交接的风情。在旧市区街道的圆塔流览时，门田向大家介绍，这个直径 35 米的圆柱形塔、是科里斯杰四世在一十九世纪中叶建造的。

这一段行程直至人鱼像，游览经过了三个小时。藤野由美从旅馆出来正是中午，她的单独行动差不多有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的间隔中，藤野由美和经理一起去游览，可和男友合不来而分了手。人往往能一眼看出有没有好感，虽然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但在四个小时相处又分离，会不会是她那职业性的浅薄之见呢？

这样考虑，想来符合同室的原澄子的“证词”。门田断定藤野由美所说的陪同经理游览是一派虚言。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她这么说，完全出于虚荣心理，对同性的团体伙伴自我显示。

但是，藤野由美下一个花哨的行动，又在科隆堡的古城展开了。

当时，土方悦子看着门田，俨然以“讲师”的口吻对团员们讲着哈姆雷特的情节。

门田在城壁上见到土方悦子缅怀往古投入逍遥朗诵的样子，好象出现了哈姆雷特的幻影，而那里，也确实有人站。

“那儿，那不是藤野吗？”

接着，随着团员的高声喊明，出现了藤野由美装腔作势的姿态。

再仔细看看，在城墙的另一处有一群男人，好象是美国人摆出照相的姿势，这群摄影的人，和昨天在人鱼像跟前为她拍摄的不是一伙。

可以判断藤野由美的美国话讲得很好，门田呆呆地在一边感到吃惊。她这种行为，肯定又会引起团员们的反感。

刚回到哥本哈根的皇家旅馆，门田对藤野由美今天的言行会给予团员们什么样的影响进行了解，先到土方悦子那儿去听听。

“不知您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

土方悦子用不知所措的表情回答：“是吗？”

“那种类型的女性，在哪儿都有一个两个吧？”

“是的。不过昨天在人鱼像前也好，今天在科隆堡也好，藤野由美都在变化吧，但变得太过分了，让人感觉到自我显示欲相当强烈。”

“在吃午饭的爱尔星科饭馆里，多田真理子向藤野由美对抗般地买了鱼子酱三明治，而且还比藤野还多买了三个，这么一来大家都很痛快。

“藤野在三明治的事情里，遇到了多田试探性的报复。大家一会感到非常无聊，那两个人有没有区别呢？”

“区别？”

“藤野是美容师，多田则是大阪的饭馆女掌柜，那副派头说起来简直象是酒吧间的女老板。美容院的女掌柜和酒吧女老板，哪个都有追求虚荣的职业意识吧。她们之间的刺激会不会发展成对家会出现对抗性的呢？看起来，藤野由美的显示欲太强了些。”

“也许这两个人是半斤对八两吧？”

门田觉得这个看来矮小年轻的土方悦子，对观察分析人倒挺细致周密，全然不象搞文学的人那样迂腐。

土方悦子不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女子。出于女性的心理，毕竟能同样看穿女性。

门田打算出去一下，由于工作关系他到哥本哈根来过多次，谙熟一般人所不知的好去处，带队的人独自走开是没有责任的，好在有土方悦于充当助手。

“请去吧，”土方悦子痛快地承担起了留守的任务，“团长您用不着担心。”

门田在一个昏暗的小酒吧一面等着啤酒，一面心不在焉地环视着四周：当地的丹麦人居多，但也聚合着各国的人。东洋人现在只有门田一个，但是没被引起特别的注意。

这个时候，一个低矮东洋人和一个高大的丹麦女郎走进来，在门口不远处坐下。

日本人是互相认得出相貌脸型的。隔着酒桌面对面地坐着，是不能不致意问候的。

“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呀？”门田正想开口，那个日本人已经先说了，自然用的是日语。

“昨天，你呢？”门田问。

“我一直住在这儿，”那人的黑胡须中露出皓齿，眼睛如同线一般细，头发蓄成普通的长度，胡子也恰到好处，他也许挺年轻的，在暗处看来约三十岁左右。

“一直，啊，就在哥本哈根？”门田正惊讶，男子从口袋里沙沙地取出名片。

名片左上角排印着小号铅字：《日本体育文化新闻》、《新世界》月刊欧洲特派员，中央是“铃木道夫”，左下角排印出如同虫蚁般的小铅字“荷兰国阿姆期特丹·纽班达伊科大街一0七号附一七八六号”，内侧是英文对照。

“啊，是新闻记者吧？”门田看着名片上署名铃木道夫的胡须照片，他的脸被烛影晃映出片片光斑。

“表面看来是新闻记者，但实际上是个免费通讯员兼摄影师。与名片上的杂志虽然订有合同，却无固定收入。送去报道和照片才支付稿费。”通计员铃木道夫用标准东京腔发音，在烟雾和噪声中说。

丹麦女郎肩靠在铃木身上，从侧面打量着这两个人用日语在说些什么。

“冒昧打听一下，你到这儿来是旅游吧？”铃木打听着。

“可以这么说，在旅游团里当导游，”门田拿出名片来。

铃木用小眼睛看着上面的字。

“的确是搞这门工作的，连这个邋遢的小酒馆也晓得，想必也是个哥本哈根通了。”

“是老导游带出来的，去年已经来过两次。跟这儿的掌柜也混熟了。”

“怎么不把旅游团的人也带到这儿来呢？”

“要是男游客就会一起来，也肯定会喜欢这样的小酒店。但这次是妇女旅游团，不能带她们来，只好一个人行动。”

“这么说来你这次来欧洲好象是到了女儿国罗？”

“那倒不是，担子够重的，妇女旅游团什么样的麻烦事都有。”门田苦笑了。

铃木转过头去，这时，他被女郎死乞白赖地央求着，把刚才和门田说过的话扼要他讲给她听，他的丹麦语相当纯熟。

女郎边听边飘忽地睨视着门田，对铃木不知说了些什么、铃木顺便翻译出来。

“这位丹麦女郎在宣传部门工作，是杂志的编辑，而且还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门田用讪讪神色望着女郎，她晃动着长长的金发，向门田点头莞尔而笑，笑得相当有魅力。

“喔，也想打听一下你可能认识的江木奈歧子。”

门田想了一下，又仔细地看着她的脸。

“这位是托尔珀珊小姐，四年前的夏天，江木奈歧子到哥本哈根和她结识了，日本的女随笔家和丹麦的女编辑好象挺合得来，两个人在哥本哈根遨游散步。据说江木先生出版了《白夜之国·一个女人的旅行）这本旅行随笔集，我读过一大半，不过全部忘光了……”

“嗯，是的，我想那一定是在丹麦、瑞典、挪威北欧三国的记游，说实在的，我没有读过，江木独身，可事实上，这次旅游团虽然希望江木奈歧子先生担任讲师，但江木先生事不凑巧，中途废了约。”

门田对托尔珀尔珊小姐轻轻地点点头，她则报以微笑。

门田凝视着铃木的脸：“铃木先生认识江木奈歧子吗？”

“不，只知其名，在文章中看到的，没遇到过她本人。”

“喔，是吗？江木先生写的那些东西水平如何？”

“据说稍为有点讨厌，完全以旅行者的眼光写出来，仔细分析出入是不少的。好象在本月 10 日《朝阳新闻》文化栏上，刊载了江木先生的挪威菲约尔托地方的回忆，那篇短文里的谬误竟有五处。当然，谁都会有错处的，不过那也实在太过份了。”铃木对江木奈歧子的批评，逐渐变得辛辣起来了。

这使门田感觉到，这位无名的通讯员对闻名日本的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随笔家兼评论家的反感和敌意。

门田不由得只能随声附和：你说的本月 10 日《朝阳新闻》，至今还不到几天，你是在哪儿看到的呢？”

铃木擤着鼻子。

“好象是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在日本人多的欧洲城市里，都会有这份

报纸的。”

“哦，是那样的”，铃木忽然这么说起来：“我虽然在欧洲过着这样流浪不安定的生活，但早就想洗手不干了，那希望的脚步声，已经离我越来越近了。”

“噢，那太好了，那最近是要回到日本结婚吧？”门田借着蜡烛的火光，凝视着他的眼睛。

“不，结婚也未必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呢，”铃木回答的话虽少，但口吻相当明确。

“那么。祝您愉快！”门田从靠窗的倚子上起身，而后回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 7 点半，门田从床上起身，后脑勺上还残留着朦胧的睡意。今天上午要乘１１点启航的飞机去伦敦，10 点钟必须到达卡斯托尔布机场。因此，８点半全体就得集体去餐厅进早餐。

刚过八点，就有了敲门声。

“您早。”土方悦子进来了，她淡谈地化着妆，容光焕发，看来昨晚睡得很好。看到她的表情，门田就放心了，谅来昨晚没有发生麻烦事。

土方悦子简单地谈了出发的事宜，用眼神微微笑着说：昨晚你很晚才回来吧？”门田将昨晚的事情详细讲了一番。

土方悦子饶有兴味地听着。

土方悦子走出房间时，快到８点 45 分了。旅馆的侍者惊慌失措地闯进门田的房间，用激动的声音叫道：“一名日本妇女被卡倒在楼下 17 层楼的 1703 室里。”

红制服高个子的侍者从 17 楼 1703 室跑出来，迈着长腿飞奔上楼，来到导游的房间至少需要两分钟。另外，侍者不可能在眨眼的瞬间，发现被害者马上跑出房间，他凝视着躺卧在地上的日本女客的姿势，也得费一分钟，那么，他发现她的时候，应该是 8 点 42 分左右。

门田被侍者的急报吓得魂飞魄散。虽然事情发生在下一层搂，而那儿任何房间都没有这个团体的旅客，想来这个报告可能是弄错了的。但侍客的德国腔英语紧张得结结巴巴，凿凿地说是这个团体的妇女，一个劲儿地指着楼下。

门田出来找土方悦子，这时已经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她很可能在 19 层楼和将要出发的同伴待在一起。

门田随即就被侍者拽下楼梯。他的脚磕磕绊绊地不听使唤，脑子十分混乱。作为导游，游客被害，他从未经历。

到底是哪个团员进入了 1703 室呢，根本没有预订十七楼的任何一个房间呀，这个团体全部在 18、19 楼。这个美国式的建筑，对全体团员来说，哪一层楼房间的外观都好象没有区别。作为当导游的门田出于职业性的要求，当然曾加以注意。但是，尽管那样，团员还是在下一层楼被杀，怎么会到那间房里去呢？

门田的这些考虑，花了很长时间。接着，他被侍者拽着从 18 楼急步下到 17 楼，再走不到 10 米的距离就来到 1703 号房的半开着的门前，实际上还没有三分钟。

门半开半掩，发现事故的侍者跑出房间仍保持原状，其余的房间则全部关闭。

这时，靠近进口附近的门咯吱一声开了，门田吓得心都要拧住了，以为

是躲在洗脸间里的凶犯马上就要跑出来。

可是，眼前出现的是一团花花绿绿的颜色在踉跄摇晃着。

“啊，多田，”门田好象看见幻象似地木然了，旁边的侍者也发愣般地呆住了。

多田真理子晃晃悠悠地背靠在关闭的门上，一只手贴着喉咙，眼睛看着天花板，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呕吐着，她肩膀依在门口，象是勉强坚持着不倒下来，脸色十分苍白。

“多田，究竟这……”

门田急促地盘问。多田真理子用另一只手慢慢地大幅度地摇了两三次表示不要靠近她。

这时，她一手捂着自己的喉腭，马上又呕吐起来，从喉咙里发出一阵阵的干呕声，又向上仰着，做着深呼吸。

“上错楼……叫电梯停在这层楼，”在呼吸困难的间歇中，对着目不转眼注视着的门田，她喘吁着说，声音就象老太婆般嘶哑。

“我刚刚路过这个房间……冷不防……从后面被紧紧抱住……拉进这个房间里来……从后面用两个手把头……卡住……接着，从后面推倒了……只是模模糊糊感到……以后就什么也就清楚了。”说话时，好象是挤出声音般上下动着肩膀。

“那么，你看见那个男的脸吗？”门田焦急地问。

“不，没有看见脸，根本来不及去看，就被后面从膈肢窝下伸出的两只手卡住脖子”。

她突然放下遮着的手，脖子前的皮肤渗出了血。

门田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这时，门口，出现了土方悦子的脸。

后面还有五、六个人的脸。

以后的骚乱，就象龙卷风似的在 17、18、19 层楼中进行着。先是大家从 17 层的 1703 室将多田真理子东歪西倒地送到 19 楼的土方悦子房间里。门田和悦子、藤野由美、竹田郁子、日笠朋子扶着真理子的肩膀，晃晃悠悠地上了电梯。

门田在这儿作出决断。要是去机场的大轿车还没有到旅馆的话，即使有充裕的时间，靠门田的果断恐怕也无法作出有效的决定来。更不用说时间相当紧迫，肯定已没有充分的时间处理完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他掏出不少小费给了侍者，对陆续赶来的膛目结舌的旅馆经理和客房主任简短他讲了事故。

旅馆的经理、主任面面相觑，说愿意照那么办，不让其他旅客产生对他们不必要的不快感。他们完全谦恭地俯就，唯恐暴徒或许就是旅馆的侍者。不用说，他们对这桩事会钳制议论，向全体职工宣布不得走漏消息。

不久，多田复原了，“她不要紧吧？”门田为多田真理子的迅速康复感到吃惊，亦惴惴不安。

“已经没什么了，我急救过了。”是原澄子的声音，她的声调和眼神都很镇静。

“啊，你……”门田注意到原澄子是妇产科医院院长的孀妻。

“你丈夫是医生吧？做过帮手吗？”

丈夫是医生，就贸然断定他的妻子有简单的医疗知识和护理经验，门田的想法和社会上一般人的错误认识相同。

原澄子冷静地订正了门田的错觉：“那是年轻的时候，在丈夫的医疗室

里帮过忙，一般的外科手术也许还是能够做的。”

“原太太，多谢了。多田的事情你多加关照。”门田行了礼。

“好的。在这个时候得互相帮忙。都是出门人嘛。”原澄客气地满口答应。

三　冷情况和热话题

去伦敦的 SAS 客机，准时停在哥本哈根的卡期托鲁布机场。

多田真理子夹坐在靠窗的原澄子和过道边的星野加根中间的座席上。原澄子受门田的委托服侍多田真理子，星野加根子是多田真理子的室友。

多田真理子恢复了元气。

鉴于以上原因，30 个团员都寡言无语。没有一个和邻座侃谈。大家都蜷缩在座席上，显出一副孤独的神情。

到达伦敦后，大家休息了一晚，早上八点左右，门田在自己的房里整理哥本哈根以来的支出摘要和收据，听到了敲门声。他以为是悦子来了，打开门一看，却是尖脸的原澄子站在走廊上。她完全是外出的打扮。

“你早！，要去海德公园散步吧？”门田和蔼可亲地问候。

“不，我想跟您说点儿事，大家都出去散步了。”原澄子稍许有点逞威地大摇大摆一直走到门田桌边客人坐的椅子旁。门田把门打开，让走廊上看得见这里，自然这是出于在男人的房间里接待女客的礼貌。

原澄子没去看那些，坐在椅子上用看来有点性急的口气和对面坐着的门田快言捷语地说，“ 我这么急赶来，为的是多田真理子的事，怕其他人认为有什么反常的原因。”

“啊，门田先生。你还记得在哥本哈根的旅馆里，多田被谁从后面卡住了脖子吗？”原澄子目不转眼地盯着门田。

“那是什么意思呢？多田是那么说的，当然要相信罗。”门田看着对方的脸。

“不，我认为多田不是被人家从背后卡住脖子的。”

“啊？”

“我治疗过多田的头颈，被卡扼部分的伤痕，仅仅是前颈部的左右两侧皮肤稍有破损剥离。那不过是指甲搔出来的痕迹罢了。”

“你那时就知道？”门田问。

“有关之处的情况我讲不确切。当然我说不清多田以前的事，那时的气氛紧张。要是被其他人从后面卡住脖子的后，两手指压迫颈动脉，在前颈部两侧应看到皮下淤血，所谓青紫，就是手指压迫处呈暗紫色。”

“然而，却看不见多田的青紫，也没有来自后而的两手手指的压痕，皮肤没有变色，挺清晰的。另外，被指甲抓伤，只是从皮肤里渗出血来，这种扼杀的方法恐怕是没有的。”原澄子订正了轰动一时的多田真理子被扼杀的情况。

门田膛然了：“ 那么事件不就更严重了？”

原澄子冷冷地望着惊愕的门田：“ 岂止是没有用指甲抓颈的扼死方法，多田脖子上的拗痕方向，不是从后向前，而是从前向上。要是两手从背后抱住的手指正贴住喉头，指甲尖应该向前，然而多田的却相反。”

门田照原澄子所说的方式，用自己的手在空中试了试那个手势。

“这么说，多田是用自己的手卡扼喉咙的吗？”门田低声叫起来。

“虽然打算卡，但最后只是用手指甲搔伤皮肤。那种修剪过的手指甲修长的顶端呈三角形尖头。多田说是被那个男的从后面卡住脖子，然而，男的

手指甲伸出来和女的是不一样的。”

“而且。多田的脸色是苍白的，要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失去意识，倒在17 楼的空房里，脸色肯定暗红色的。我在当丈夫助手时，看见过上吊缢颈的自杀未遂者，所以多少懂一点，象那种情况，脸色发白的人是没有的。”

“这么说来，多田是自己卡死自己，不，可她为什么要胡说八道说自己快要被卡死呢？”门田木然地说。

“是不是胡说八道，随您怎么去判断好了。”原澄子嘴角边漾出淡淡笑容。

“要是胡说八道。反倒会扰乱人心，引起骚乱。”门田涌出了对多田的气愤。

“引起骚乱的人，总是希望周围有许多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吧？”

门田默念着原澄子的话。

“可是，门田先生，当时幸亏没有报警哪。要是哥本哈根的警察来到旅馆的话，多田的伪装立刻就会被识破。那件事可把大家给蛊惑住了。如果来了警察，我真担心谈什么好。”原澄子说到这儿，长吁了一口气。

门田也同时长声叹息着，和她有着同样的感受。

“多田真理子是大阪人吗？”原澄子的表情突然变化了，就象光线透过彩景变幻的样子。

“是的，听口音是大阪话。在大阪经营酒馆，不知会不会是酒吧的老板娘。”门田不客气地说道。那是个人人都可以去的场所。

“是吗？”原澄子纳闷了，自言自语地说，“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似的。”

“噢，也是大阪吗？”

“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原澄子把凝思的眼神，回到前面与门田交谈的眼睛上，“记不清了，也讲不清这事。罗罗唆唆说的刚才那些哥本哈根的事，请不要对多田本人和其他人讲呀！”原澄子叮嘱着，说还要去海德公园散步，还是用进来时那种大模大样的步子走出了房间。

谈话就这么结束。早餐后，旅游团乘大轿车经由比卡丹利撒加斯，从特拉法加文场参观威斯托敏斯教堂，在白金汉宫前观瞻了身着朱红色制服的卫兵换岗，最后在北海的海鲜饭店吃中午饭。门田带者大家，一路上相安无事。

一夜太平无事，次日上午又继续游览，这对门田来说是值得抚额庆幸的。多田真理子也没动静。

这天上午，预定计划确实很顺利。九点钟前全体集合，门田就像指挥着一群温驯的羊似的，乘上了大型包租巴士。大英博物馆的规模宏大，使人叹为观止。但和不常去的日本上野博物馆一样，大家不感兴趣，也象去美术馆那样，过而不入。

一星期走后，门田思索着她来告诉的一件怪事，又激起新的惊悸。她说那红宝石戒指再也回不到藤野由美手上了。门田起初的直感，以为是失窃了。现在看来有点不对路。

这件事对团员应该极端保密，现在不能再激起波澜。对土方悦子也只能缄口。听原澄子说的多田真理子假装被扼杀未遂的骗局，从星野加根子那儿得到了暗示有关藤野由美丢失戒指的实情，这些暂时都不能对土方悦子讲。他的想法，只能用电话向总部倾诉。

“门田君吗？我是广岛，”耳机里传来王冠旅行社常务董事的声音，虽然受到杂音的影响，但传来的情绪倒是挺清晰的，口气开始就很焦急。

“你那儿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看来广岛的话开始就力求镇静。

“没什么特别的事，全体游客都很健康，全都期待着国外的旅行。”门田多少有点拘谨地说。

广岛默然了。门田为了要面子，隐瞒了事实。想来广岛在寻觅质问的话。

“是吗？确实那样就好了。”传来广岛放心和疑问参半的声音。

“怎么回事，”门田问，显得很自若。

“情况是这样的，这儿的日本体育文化新闻上大幅刊登了由您导游的玫瑰旅游团的事：团员多田真理子小姐在哥本哈根的皇家饭店里，被枪手用手枪顶着，带到了住宿房间的下一层楼，临到她要被卡死时，被走过来的侍者发现了。”

广岛的声音很快。

“纯属造谣。日本体育文化新闻之流，不是份相当低级趣味的报纸吗？说什么手枪和迷药哥罗仿之类，不都是拙劣的暴徒电影中的道具吗？”

“那么，是吹牛吧”。

“完全是胡说八道，”门田断言。在电话里说多田真理子的诡计，只会引起广岛常务的混乱，还是不说为好。待回国以后再详细说明。

这次电话后又继续旅行。

团员乘坐大轿车到达温莎城是２１日上午１１时多。

门田作为团体游客的导游，记不清到这儿来过几次了。看着耸立在山岗上的中世纪灰色城堡，他毫无兴致。他在大家的先头，走在沿西侧城墙下的坡路上。拐过凸出在城角处的小塔，他走到那古老窄小的“亨利八世”之门。从这儿看已经离得很远的那座火筒形的圆塔，觉得塔影得越发巨大。塔上飘拂着金茶色底、一角染成深蓝的女王旗。

这之后在城内游览，可以说是自由行动。宣布一个小时以后在停车场巴士里集合，团员都走散了。门田正想把团员们集中起来，引回劳娃沃德广场，突然眼中捕捉到一个情景：

一个身穿深蓝色风衣的男子，正凑近土方悦子，和她打招呼并说起话来。远远看去，那个男的脸虽然很小，但他的络腮胡子和身影却很眼熟。

是那个家伙！门田想起来了，他肯定是哥本哈根“比兰哥丹”酒店里遇到的三流新闻界的“邮差”通讯员。

门田血涌到头上，想马上就跑下这百级台阶，但一想，那个通讯员和土方悦子开始问答起来，姑且再耐心观察一下他们的情况。

土方悦子对通讯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抱着极其消极的态度，通讯员开口问三四次，她不一定回答上一句，显然是在回避通讯员的提问题。接着，她甩开他走在前头，通讯员一手拿着笔记本追缠上去，继续发问。

“团长。”土方悦子跑过来，我正在找您哪。”

“什么事？”

“我看到不少新闻记者，向我们打听情况，弄得挺窘。”土方悦子表情显得很为难，额头上微微渗出汗来。

“都说了些什么？”

“主要是了解哥本哈根旅馆里多田真理子被卡死的事。”

门田眯起眼睛向附近别的房子那儿看去，那个通讯员又不见了。

土方悦子也同时朝那个方向着去，指点着：“啊，是那个人，那个日本男人身穿藏青色风衣，在红砖砌的酒馆那儿小巷里的二栋民房前，和藤野由

美一个劲儿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时，门田的眼帘中也映入了通讯员的身影。通讯员离开了多田真理子，这次在向藤野由美采访，说他是“邮差”，精力倒是够充沛的。

待门田问时，藤野由美却是这样回答：“哥本哈根旅馆的事，说起来也太无聊了。从《体育文化新闻》开始，先后有四个报社记者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些新闻记者，兴趣都在狂热的话题上。”

四　凶手是复数

玫瑰旅游团在肯古斯·科罗斯站乘 23 点 20 分发往格拉斯哥的列车，到爱丁堡约需要 6 个小时。

门田正在暗淡灯光下整理旅馆和膳费收据，车门轻轻作响。

原澄子来到包厢中间，向门田请求换室友，门田回答到爱丁堡就解决。

过了五分钟，土方悦子来敲门了。

“刚刚原澄子把我的室友喊到过道上去了。”土方报告着。

“要变换室友吗？”门田察觉到了。

“是的。对我说您同意了。”

“真是个怪人，刚才还对我讲这件事。这不，从这儿出去马上到你那儿去串了。”

“看起来原澄子和藤野由美不对劲儿，可究竟为什么要调换室友呢？”

“这我也弄不清，藤野说嫌她不洁。”

“不洁？她不是挺干净吗？”土方悦子瞪大了眼。

“我也是那样想的。可能出于生理性感觉而认为不洁。据说男人是理解不了的，只有同性才意识得到。”

“我不觉得藤野不洁，我认为她是个整洁漂亮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我原来希望多田真理子作为新室友，也是没有理由的罗。”

“哦，想和多田作室友？”

“看来是愿意才这么说的，难道多田和藤野不是同类型的吗？这事我真无法理解。”

在列车的晃悠中，门田点着了烟斗。

“这不会有不良后果吧？”土方悦子轻轻摇晃着，想了一阵子又说，“能不能这么说，厌恶藤野由美的原澄子，对与藤野竞争激斗的多田真理子抱有好感？”

“这种想法应该不会有。”门田漫不经心地说。

“我想，那一定是原澄子的心理状态。那人和藤野由美可能只是在生理上合不来，想来那种例子还挺多。她向团长要求变更室友没有正当理由，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是不洁罢了。”

“原澄子，藤野由美成为多田真理子的共同之敌，两个人不就结合起来了吗？”

“是否结合起来还不清楚，但原澄子对金田不会有亲近之感吗？”

“这倒不清楚，不过原澄子曾暗中告诉我，多田真理子在哥本哈根旅馆扼杀未遂事件的事真相。”

门田觉得已经可以向土方悦子泄露原澄子“密告”内容了。这样，今后可以让土方悦子监视多田真理子。广岛常务在国际电话里说的“冀望今后团

里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的话，还在他的耳中萦回。

土方悦子在列车的摇荡中思考着，对门田要求多加注意多田真理子的委托，只是遗憾地说了声“明白了”。她带着难以言状的暗淡表情向外走去。

门田躺在卧铺上，还在思虑着另一桩事，那就是星野加根子讲的，藤野由美说在安科雷委丢失的红宝石戒指永远找不到了。

星野加根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含有特殊意味的话呢？

星野加根子作为不引人注目的女子来说，是更为阴郁的女人。她即便看到美妙绮丽的景色，也不会生发感动之情。星野是个寡妇，她在想些什么，难以猜度。当然，也会有人无事生非。故弄玄虚地弄出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来。

星野加根子所说的戒指之事就是一例呢，还是她确实知道些什么征候呢？——由于白天活动的疲劳，门田在冥思苦索中进入梦乡。

下一个停车站是当卡斯特站。

到爱丁堡的威巴利站是早上 7 点前。爱丁堡街道很有风格，建筑物的窗灯稀稀点点。四月底的爱丁堡中午平均气温为华氏 48 度，约比伦敦低六度。门田在列车上就提请团员们做好御寒准备，大家披上了短大衣，围上厚厚的头巾。

预约的巴士开着车灯，已经依时停靠在立体交叉桥边。门田心中顿感宽慰——要是巴士不如约来到，就进不了旅馆。

可是，门田在这儿却遇到了挫折。好不容易顺利到达爱了堡，预约的旅馆却拒绝安排住宿。责任当然在预约客人的旅馆，旅馆的负责人特意走出来道歉，辨解说是发生了联络差错，在这以前已安排 10 间客房给美轩观光团。他并交了钥匙，现在连三间房也无法解决。

门田一个劲儿地抗议，并让介绍其它旅馆。负责人督促事务员给各处打电话，可苏格兰这时正值旅游旺季，爱丁堡的旅馆全部客满。苏格兰的负责人，弯腰搓手地又建议，说从这儿往北 10 英里处有一个叫莱本湖的湖。莱本湖畔有一座专住避暑消夏游客的漂亮旅馆，现在还空着，一下子可以解决 17 个客房，倘若要去那里，造成损失的往返费由我们负责，住宿费则打折扣。

门田认定这样比分宿好。负责人莞尔一笑，又补充说，反正莱本湖是名胜，不如用两小时在市内游览。

门田同意，于是旅游团来到城市广场。土方悦子站在小型广场上的伏尔泰·斯考托爵士铜像前，又当起“讲师”。门田虽然觉得很讨厌，但还是以颇为原谅的心情听着。

这以后，一行人到那个避暑渡假村。莱本湖在旅馆的正北面，位于东苏格兰，被金罗斯半岛的山脉地带包围在狭小盆地之中。这里山势平缓，在湖面上倒映出东侧的罗蒙多·希尔险峻山岬。

湖心的四个小岛在湖面上映出清晰的倒影，其中的一个岛上有城堡的废墟。从爱丁堡乘巴士到这儿得一多小时，妇女们全神贯注观望着这个中世纪传说中的湖光山色。

“瞧，湖上的小岛，上面还看得见有古塔的小城堡哪！那就是悲剧中曼阿莉女工被幽禁的古城吧？一直保持着十五世纪的风格，湖上还有它的倒影。”

大家眺望着修建在湖心小岛上那古风生辉、已经衰亡了的城堡，心荡神驰，唏嘘不已，不禁被那盛衰荣枯激发起感伤的心情。

这是意外的事，团员们原希望划船环游小岛，特别对小岛上的古堡凝结着传奇的向往。

门田作为带队人，自然要慎重，他说明夜艇出游的危险，阻止了多数团员的要求。他把餐厅经理叫来询问，这时湖水已象池水般地沉静下来。经理说，只要不离得太远，不必过于担心。再者，离这儿最近的岛上还架有从湖岸引去的桥，要是去那儿就更安全了；白天还备有小型游览船为游客服务。

对于这个团体今后的旅行，门田有种将要发生什么事的不安预感。自从广岛常务从东京挂来电话后，那声音使他的内心变得懦弱。

这时，土方悦子对门田说：

“门厅里一个团员的影子都没有，倒是看见了要会见团长的客人。”

“有客人来访吗？”门田傻眼了，在这儿不应该有客人来访。

“是那个连鬓胡子，向我提了不少问题的《体育文化新闻》通讯员。”

门田出去，用了几分钟便将铃木打发走。

他走到门厅前，秃顶事务员讨厌地打量着日本人的脸，从箱里取出钥匙放在柜台上。

钥匙箱里，包括土方悦子的在内，排列着三行钥匙。

于是门田进房休息，但半夜时分，他被枕边的电话铃闹醒了。他从床上支起半边身子，看见手表正是 12 点半。他拿起听筒，冷不防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声地震着耳膜。那男人话讲得很快，一下子听不清，声调相当激动。

“不过，不过。”那人大声叫嚷着，门田在睡意朦胧之中，寻思着什么是“不过，不过”。

“杀人？”门田忽然意识到“杀人”与“不过”是音近词，他一下子坐起来、电话是服务台打来的，“杀了谁啊？”

“日本女人。马上到这儿来吧！”

门田转身下床，脱下睡衣穿上西装裤，激动时裤子拧卷起来，腿脚也不听使唤，一下子套不进去。

门田住在顶端客房，离电楼和楼梯都挺远，他疾步走在走廊上，看到两侧的房门都紧闭着，如同一堵墙壁。

门厅里，事务员和一个中年人、一个青年人在谈话，他们俩好像是刑事警察，旁边站着一个巡警。

事务员用纠缠不放的表情凑过来：

“在这个湖里，发现了日本妇女的溺尸。警察认为是谋杀，肯定是您带来的妇女之中的一个，昨晚有一个人没有回旅馆。”他又向带队的门田打听，昨晚是否检查过人数。

中年的刑事警察制止了事务员的多嘴，笑眯咪地对门田说：

“警方尚未断定是否他杀，那只是事务员讲的，因为旅游团的妇女不会在这种地方自杀，也许是他杀。也可能是过失死亡。不管怎么样，先去看看尸体吧。”

门田跟着刑警和巡警走出去。

门田走过去时，全身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冲击着。

到湖边溺尸现场，身穿便衣的中年刑警，用眼神示意掀开毛毯的一端，映入抱肩凝神的门田眼帘的是水妖似地披头散发的日本女人脸形。

“藤野由美！”

门田惊怕地离开了。

藤野由美溺死。虽然刑警尚未断定是自杀、他杀，抑或是事故死亡，但门田确实没料到会在这儿看到藤野由美的遗容。门田对多田真理子倒是存在着预感的。发生了哥本哈根的事件后，要是接着出现牺牲者的话，预料可能会是多田真理子。

警官说，由于是不正常死亡，得进行解剖，尽快地分析尸体。这些讨厌的事务性问题，使稍微镇定了的门田又激动起来，又使他陷入了新的忧郁之中。

土方悦子从人群中走过来，望着蒙上毯子的尸体恐怖地说：

“团长，不得了，是谁呀？”

“是藤野由美。”

“啊，藤野吗？”悦子呆愣愣地说。

“不得了，团长。刚才检查了人数，原澄子没回旅馆。”悦子在门田旁边说。

“原澄子吗？”门田简直不敢信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是和藤野由美交恶的同室者。

“真的吗？她早上有没有出去散步？”

“不，原澄子的钥匙没有存放在服务台的钥匙箱里，服务台给房里打电话，敲门，都没有回答，服务台的人就用另一把钥匙开门进去，她不在屋里，床上看不到睡过觉的痕迹。也没发现钥匙。看来一定是她自己带出去了。”

英国的刑警听不懂日本话，只晓得他们在用激动的表情和语调在交谈，自然要表示怀疑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哪？”

“不，另外……”

可门田赶紧又问土方悦子：“昨晚你和我在门厅分手后，不是又出去了一次吗？那时门厅的钟是 7 点 48 分。我回到房间从皮箱里取出感冒药喝了之后，马上就睡在床上了。你在外面一直待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 8 点半我还在外面，那时团员们回旅馆了，我也回去了，”土方悦子斜眼稍微看了看英国警官说。

在旅馆检查发现，今天早上的钥匙箱里没有 16 室和 34 室的钥匙。16 室是一楼藤野由美的房间，34 室则是原澄子的房间。

刑警从事务员那儿取走钥匙，要去检查 16 室，门田也随行同去。

土方悦子跟着门田进了 16 号房，让她到场见证。刑警打开了被害者藤野由美的一个大皮箱，里面有一个化妆用品箱，一个旅行皮箱。

这时，两名年轻的刑警在屋里到处检查着，还进了浴室。调查结果是，滞留在湖畔的是本田雅子、西村右子、千叶裕子。三个人都说 8 点 50 分左右留在湖边，在大厅拿钥匙时是 9 点 01 分。那时钥匙箱里的钥匙已经全部没有了。

蓝制服的看门人被警官带进了房间。

看门人说，“旅馆的行李搬运车被推放到湖边。这儿的搬运工看见了。就把它推回到后门口，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跟这件案子有关系，先来这儿报告一下。”

“那是辆什么样的行李搬运车，先生？”警官看着穿制服的看门人。

“是两轮手推车，那车已经有点儿旧了，就放在后门的甬道处。不知什么时候弄到湖岸边，给扔到那儿了。”青年神采奕奕地说。

“旧的手推车吗？”警官思考着说，“这辆车和案子无关，放回原处就行

了。”

蓝制服的看门人垂头丧气地被警官催促出去了。

这时，从浴室里走出来一个长脸的年轻刑警，他用兴奋的眼神向靠近门边的上级发出信号。

里面还有一名年轻梢胖的刑警正沉着脸注视着瓷洗脸盆。

“伊恩哥尔顿先生，”那名刑警从洗脸盆扬起脸叫着警官，“您来看看这个落水管的窟窿。”

警官替代移开身体的部下，弯腰俯在洗脸盆上，“什么呀，丹比斯？我看不清楚。”警官差不多把尖尖的脸都塞进洗脸盆里去了。

“那个出水孔的地方挂着什么东西？好象是绿色线头一样的东西？”

“线头？”

“上面还有两、三片鱼鳞。”

“鱼鳞？”警官从部下那儿一把抢过手电筒，打开照亮了出水孔，嵌在这儿的十字形金属环反射出光线。

警官把部下递来的镊子头插入金属环的内侧，镊子尖头上夹带出绿色的线头般的纤维来。纤维上还长着小树枝般的桠杈是根水藻。

“这种鳞在鳟鱼的腹部。全长只有约四英寸，莱本湖里的鳟鱼相当多。”

“这我知道。”

“水藻也是湖中的水草。这种水藻在莱本湖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我也清楚，丹比斯”，警官不满部下的叙述。

“总而言之是这样的，不，我想是这样。”发现情况的刑警摆出谦逊的态度，相当自信地说，“昨晚有人用铁桶般的容器把莱本湖水运到这儿，装满洗脸盆。那时可能有一尾鳟鱼连同少许水藻混在里面。那个人对早就回到房间的藤野由美说，从湖里逮到一条鱼。藤野由美就进了房间，当然不会大摇大摆地通过门厅而是从后门进来的。我已从服务台的事务员那儿问清后门和便门都没有上锁。我想，藤野小姐向那个人表示了谢意，在观看游动在洗脸盆里的鳟鱼时，头被后面揿着，硬塞到洗脸盆的水里。由于地上铺着瓷砖，她上半身被推按着，脚下就会打滑，身子弓成半圆形。用洗脸盆的水窒息致死是容易的。罪犯又把尸体从这儿搬到旅馆外面扔到湖里，制造了溺死现场。罪犯把尸体从屋里搬出去时，从外面把门关上，门就自动锁上了……”

可是，在房间里活动的三个担任鉴定的警察来报告，除了被害者的指纹外，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指纹。他们还格外细心地侦查了认为是罪犯行凶后关过门的门把手。

“凶手戴了手套。”伊恩哥尔顿喃喃而语。

不一会儿，旅馆侍者跟随经理进来了。

“刚才您是不是讲过手推车的事？”警官似看非看地望着他的脸说。

“是讲过。”

“好，带我们到那辆手推车那儿看看，经理，您也一起去吧。”

门田也跟在三个人后面，看见那辆引人注目的手推车就搁在路边。

警官自己试着在水泥地上推了推，车轮平滑地转动起来。车辙后面洒落着浅褐色的砂子。

警官哎呀一声叫了起来，用指头指着轮胎，那里同样有砂子七零八散地洒落在水泥地上。

门田想，警官的惊叫声一定是认为这辆车在湖边放过。湖畔就是这样的

砂地。

丹比斯和土方来到了这个不太清洁的现场。

“喂，丹比斯，你过来躺在这个行李台上试试。尽可能装得软绵绵的，象死人那样。”

丹比斯垂着地上了实验台，手推车载着他轻微地颤动着。

“既然男人躺在上面也经受得住，那就用不着让妇女代替我们作实验了。根据测定，被害者体重不到 105 磅，由于力学关系，即使是一般的年轻妇女也能把尸体推到很远地地方。”伊恩哥尔顿警长说。“罪犯从旅馆藤野由美的房间里，把在她本人在洗脸间里窒息后的尸体放置在后门走廊处的手推车上，一直运到湖中的小岛……从后门到小岛发现尸体的现场足有一公里。”

“伊恩哥尔顿先生，”土方悦子插嘴说，那辆手推车上有了人的重量后，轮胎的辙迹相应就要变深。然而刚才刑警丹比斯躺在上面，怎么没有这种现象呢？”

警长微笑着说：“那是因为这儿的地基坚硬板结。要是在沙滩洲渚的话，搬运尸体时车轮的痕迹开始就不容易留下来，慢慢就消失殆尽了。”

正在这时，传来了阵急促骚乱的脚步声，跑来一个警察：

“警长，又发现了 1 具日本妇女尸体，去那儿看看吧。”

“在哪儿看见的，匹塔？”警长急忙问值班警察。

“在游艇下面。我去看过一下，尸体完好地躺在游艇下面。”

“尸体是在那些兜底晒干的游艇下面？”土方悦子在一旁叫了起来。

“啊，哪儿的……”门田站起来失声冲口而出。他的眼睛里呈现出岸边阳光下倒扣着的红底游艇群，“那是原……不，能肯定是日本妇女吗？”

伊恩哥尔顿和丹比斯没有回答，他们正一起巡查着游艇的四周，可是，这里是岩石地面，少土无沙，没有发现可疑的足迹。

鉴定员来到后，拍摄了倒伏的游艇原状，接着撒上白粉，没显出指纹。然后警察们小心地抬起了游艇，土方悦子转过身，双手遮住脸。

“果然……”

是原澄子！门田在心里叫出声来，她的脸虽然倒伏着，但根据西装可以判定，身形也确凿无疑，她西装和头发上都是泥土。

尸检背部未见外伤，后颈也无绳沟索印，不是勒死的。把尸体翻仰过来时，伊恩哥尔顿看了一眼，就嘟囔着：

“是溺死的。”

手提包里放着 34 号房的钥匙，弄不清楚她为什么不把钥匙放在屋里。自然也没寄存在服务台，就死在外边了。

根据解剖证明，是由于水窒息死亡，死亡时刻在昨晚 10 点到 12 点。和藤野的死亡时间相去不远，她肺和胃吞入了大量的水，与莱本湖的水质一致。

这件凶案不会是一个人干的。游艇能乘三个人，要抬起倒伏的游艇一头，把尸体放进去，再把游艇扣下去，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凶手是复数。”伊恩哥尔顿的判断是有理由的。

局面转换了。

但是，两桩不幸的杀人案件却还没有解决，转换是考虑到旅游团的特殊情况从外部开始变动的。

伦敦的日本驻英大使馆派来了参赞和一等秘书，另有巴黎的日本的大使馆副参赞桐原五郎。桐原五郎不隶属于这儿的使馆，实际上是警视厅派出的

代表，身份相当于警视厅参事级别的高级警官，由于案情已通报了巴黎的国际刑事警察机构总部，因此日本将警官以驻法使馆馆员的身份派驻在巴黎。

虽然蜚声世界的苏格兰场高级警官同警长伊恩哥尔顿一起来到现场勘证和调查情况，但看来棘手，未能侦破，桐原参赞也从导游门田那儿了解到情况，感到相当为难。

王冠旅行社也直接呈请英国警察当局，倘若没有重大的嫌疑者，则请尽早准备让旅游团动身。大使馆也收到了外务省提出启程的要求。

原澄子的解剖结果判明，死情和勘查的推定完全一致。死因是溺死，可以判断死亡时刻和藤野由美相近。即 4 月 22 日夜间 10 点到 12 点之间，也就是两个女子在同一时间里溺死于莱本湖水。

可是，对两个人的作案手法却不一样，警长伊恩哥尔顿及苏格兰场派遣的休兹探长及桐原参赞报告了推定了作案的要点：

一、藤野山美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被杀，情况是凶手带来了装在容器里的莱本湖水和鳟鱼到藤野由美的房间去访问；把鳟鱼连同湖水注满洗脸盆，让一、两尾鳟鱼游荡着，乘藤野由美正在观看之时，凶手把她的头推进洗脸盆的水里，并且按着使之窒息身死。这样推定的证明是：水里含有和莱本湖相同的浮游生物，在洗脸的出水处管子上挂有鳟鱼鳞和一片湖藻。其后，凶手把尸体载在旅馆的搬货手推车上，扔到湖上小岛的水中，使人看来发案场所象是作案现场。

二、原澄子是在旅馆外面被害的，她先被推落在附近湖岸处的水中窒息而亡，凶手接着将尸体拉上来。藏在岸边倒伏晒干的游艇底下。

三、这两处都没查出凶手的指纹，在岩石裸露的现场也没留下脚印。

凶手不是单独的，因为在同一时间带里，（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施行如此复杂的两种手法，一个人是难以胜任的。只要看一下原澄子的情况就清楚了，靠一个人的力量搬运那么重的游艇，又把潮湿的尸体塞进去，这近乎不可能。

陌生的外国人要是出入藤野由美的房间，不会不引起人们注意，如果不是和藤野由美关系密切的人，即使是再希罕的鳟鱼，也不会将她领进只有一个女人的房间里去。

再者，外国人不会有杀害两个日本妇女的动机，从尸体解剖来看，既没有性的暴行痕迹，亦没抢夺走贵重的钱财。而且，要是外国人一时的作案，也不会有如此周密的作案计划。

集中到复数作案这一点上，在日本人方面探求嫌疑犯是不可忽视的。嫌疑犯一共有 30 个人。

嫌疑犯眼下虽未判明，但在今后的旅途中，凶手必定会露出马脚。只需要等待，总之，为要搜集更多的证据，暂不宜采取行动，任其自由表现，这样，团员们也可以从这种软禁状态中得以解放，而愉快地继续原计划的旅游。

根据这样的想法，旅游团可以戾程了，这天旅馆门前，通讯员铃木走到门田身旁和他握握手。

“门田先生，这次给您添了麻烦，真得好好道谢，亏得《体育文化新闻》和周刊杂志退回了预约的原稿，”络缌胡子的脸高兴得变歪扭了。

“那好哇，请别再捕风捉影地写了。”门田叮咛着。

旅游团当晚乘夜车离开爱丁堡站赴伦敦。

土方悦子在希思罗机场结日本发了两份电报。

五　助手之疑

瑞士客机早上十点启程。

飞驶过蓝色的海峡时，土方悦子眺望着航行在海上的小小的白色轮船，沉浸在沉思中。

蓝眼珠的空中小姐看着窗外站起身来，戴着白手套，握着麦克风，用瑞士语和英语通知乘客做好降落准备。

广岛常务和江木奈歧子从伦敦飞来的消息，并没有改变第二天早上门田带领玫瑰旅游团游览少妇峰的预定计划。

新的日程安排表是这样的：10 点钟结帐，离开伯尔尼旅馆，将团员的大宗行李一起暂时存放在旅馆里，直到下午 4 点从山上回到旅馆领取行李，乘巴士去日内瓦，在下午 12 点出发的国际列车上就寝，翌晨到达巴黎。

“星野！”游少妇峰时，门田喊住星野，星野转身站住。

“喔，是要听我讲看见的事？”星野对着门田微微一笑，那种冷冰冰的微笑，使人感觉到好象揭示了她所知道的秘密。

“星野，你知道吗？这次发生的案子，使我很烦恼。作为导游我感到责任很大，”门田现出焦急和可怜的神情。

“喔，那我知道。”她点了点头。

“说实在的。广岛常务马上就要从伯尔尼到这儿来了，他是从伦敦飞到伯尔尼的，广岛来这儿，我总得有什么参考材料吧。不然我真要被认为是个无能的男子了”。

“哟，我看见的可是和杀人的事件完全无关哪，”星野加根子说，但还是使用平静的语调和表情。

“不管怎么都行，请你告诉我吧。”

“门田先生，据说在安科雷季机场小卖站，藤野由美买了个红宝石戒指丢失在洗手间里了，是吗？”她说得更轻了。

“是的”。

“现在没有一个团员在这儿我可以说，那个戒指没有丢，藤野由美退回给那家小卖站了。”

“啊？”门田大出所料，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那么该怎样理解呢？”

“确实被我看见了。我装着在另外一个商店看橱窗，这时大家都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了。”

门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星野加根子是最迟来到检票处的集合地点的，他还记得当时她那格格作响的急促脚步声，接着藤野由美和去找她的土方悦子也一起回来了。

那么，土方悦子说她和藤野由美在洗手间一块儿找红宝石戒指，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你的助手土方悦子在商店里把那个戒指退了货，收回了钱。”

门田怀疑星野加根子会不会在添枝加叶地胡说一遍，可即使她的脸上流露出心术不止的表情。但在眼神里没有映现出任何虚伪的成份。

“我知道你肯定会怀疑我的话，可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她好像看透门田的心似的说。

“藤野看到土方，就托土方把刚买的戒指给退了。藤野的英语讲得挺好，所以不会在语言问题上求助于土方。而且，安科雷季机场商店的售货员，也

差不多懂日语，会讲一些常用的日本语和商业用语，那个自吹自擂、变换辞令、追尚虚荣的藤野由美，得不张扬地把刚刚购得的戒指退掉。假使是我遇到这样的事，也会觉得不体面而踟蹰不前的。当然。售货员也会不情愿加以拒绝的，因此藤野看到来找本团团员的土方，就请代她代为退货。”

“那么，土方就那么办了吗？”

“土方轻盈地接受了，马上就把戒指退给了售货员。因为是代办他人的事，被托的人也就不介意面子问题。然后我离开那儿回到集合场所。藤野和土方站在路的那一头，和原先的那个商店售货员交涉着。正在这时，才下飞机的德意志航空公司乘客一下子蜂拥而来。至于最后的情况如何，我就看不到了。

“这些情况土方怎么没告诉我呢？”门田满腹狐疑地自语。

“可能是藤野不让土方讲出去吧？要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那自我显示欲强烈的藤野由美不就无地自容了吗？”

星野加根子说毕，马上就离开了。

门田没再去注视星野加根子的身影，他坐在石头上，用双手支撑着低垂的头。

土方悦子隐匿了安科雷季戒指的真相。门田念叨着悦子为什么会出卖他？她要是恪守着藤野由美的信约而保持沉默的话，那就不是一件小事。门田忧心忡忡起来，把这件事放在与周围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这就产生了新的意义。由于当事人藤野由美被害，她退还戒指的事，土方悦子自然必须得说出来，纵使与藤野由美的被杀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土方悦子什么也没有吐口。

门田忧心忡仲，仔细检点着认识土方悦子以来的言行。他架起双臂，久久地思忖着。他坐在石头上的臀部作痛，就站了起来。这时教堂的钟声开始在耳边鸣响起来。

钟声从山麓向山腰扩散，一直传到了遥远的何依加和少妇峰的白色山顶。声波沉到谷底，流到牧野，遍布山区各个村落。雪山上的人、牧人和修女们，随着钟声都立即合掌，对着天空中的云霞，虔诚地祈祷。

六　纠葛在军事基地

旅行团到伦敦后，苏格兰场不能不进行取证，不然证人将飞回日本。警方的审讯场所借用斯宾奈旅馆会场。

审讯主题是关于在苏格兰的莱本湖畔发生的两名日本妇女被杀事件。这种审问形式稍微有些变化。

担任审讯的是发生罪案国的英国警察当局，其次序排列如下：

伦敦警察厅刑侦科：探长格里福托·休兹及探长助理格林·爱邦兹；

苏格兰金罗斯警察署：警长爱德华德·伊恩哥尔顿；

担任记录的警察二名；

日本方面是驻法使馆桐原参赞以旁听人资格列席，尚有驻瑞士使馆已在伯尔尼的第一等秘书高濑和二等秘书臼井参加。

作为参与人身份，列席的有王冠旅行社常务董事广岛淳平和旅行评论家江木奈歧子。

受审的是由王冠旅行社组成的全部 28 名“玫瑰旅行”团员加上导游门田良平和讲师土方悦子。

28 名团员虽然现在还是参与人，但由于审讯结果会发现嫌疑犯，所以 28

名参与人同时也是潜在的嫌疑犯。

门田眺望着这一组彩色照片般的窗景，室外的寒冷空气似乎透过玻璃窗流入了会场。这不是巍峨的雪峰的视觉作用，而是慑于这个“审判庭”的气氛森严。

门田对土方悦子还保留着不信任感，星野加根子在游览时密告的事，肯定是事实。

坐在江木奈歧子旁边的是广岛常务，门田看着这并排的第三个人，他那侧面上着实流露出沉痛的表情。

“现在开庭。”休兹探长庄重地咳了一次说。

休斯起初简单地了解了二十八团员的身份。

团员们逐个简单叙述了自己的情况。旁侧负责记录的警察记下的是江木奈歧子滔滔不绝的翻译。

“室友组成以后，她们相互之间的感情融洽吗？”

门田意识到审问者在说藤野由美和原澄子的事，他叙述了被杀的那两个人闹别扭的事。

“藤野由美和原澄子闹别扭的原因是什么呢？”休兹探长眼里闪出冷冰冰的光。

“原澄子说过藤野由美有不洁之感。”

“当时，原澄子希望什么人为新室友呢？”

“是多田真理子小姐。”

静寂的会场的参与人之间，开始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土方小姐，”休兹探长对土方悦子说。

“刚才门田先生说的确是那么回事吗？”

土方悦子站起来说：“确实如此。”

“团员什么时候还在湖畔，什么时候回旅馆的？”他问。

“我想差不多九点钟左右吧？以后大家也是那么说的。”

他问土方悦子，“你一直等到最后吗？”

“不，我伤风了，很早就回到房间去睡觉。”

“土方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到湖畔去的？”

“我没去湖畔。由于门田感冒了，他八点左右回房睡觉后，差不多过了40分钟，我回到房间，看着书就睡着了。”土方悦子回答。

“这么说来，门田和你都没有最后看见团员回来吗？”

“嗯，我看这样做是有理的。我们要是一直在大伙儿的旁边待着，看起来象是在监视大家似的，那天晚上，门田和我都没有责任，很早就离开了，听任大家自由行动。”

休兹探长让金罗期警察团警长爱备华德·伊恩哥尔顿概略叙述案件发生后的侦破情况。

听完后，休兹探长不慌不忙地用质询的眼神看着广岛淳平，高濑一秘翻译了他的问题：

“广岛先生，现在是不是请你讲一下你所掌握的有关被害者藤野由美和原澄子的身世。”

广岛用力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看了一下，向大家说明了他的意见。

他讲完之后，休斯探长站了起来。他点燃一支烟，讲了起来。

“现在重复一下伊恩哥尔顿警长的话，就象诸位听到的那样，关于这个案件的几个疑点，我将其整理之后，得出了凶手不是复数而是单独作案，不是来自外部的人员，而就在这个旅行团内的这样的不幸结论。从凶手非常缜密地计划进行杀人的手段看来，这是个极其聪明能干的人。

“现在进一步仔细分析一下伊恩哥尔顿警长举出的疑点：即凶手恐怕既得到藤野由美又得到原澄子的信任。这两个虽是室友，却不很友好，可又对凶手寄予信赖之感。关于两名被害者房间钥匙的问题，藤野由美的 16 号房钥匙是在房里发现的，原澄子的 34 号房钥匙则在和尸体一起的手提包里。这两把存放在服务台的钥匙，是在两个被害之前取出的。凶手考虑要在作案中设置障碍，我想是伪装成她俩在 9 点钟左右从湖畔回来了。

每个团员的房间都是单间，要是钥匙从服务台取走了，大家会相信，每个人都回到了房间。

格里福托·休兹探长冷漠的眼光，宛如静静荡漾着的微波，在众人席位上来回扫视着。

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仔细地逐个窥伺着妇女们，似乎在等待着有什么反应。

可是，众人那边虽然传出了嘁嘁喳喳的骚动之声，却没有休兹探长期待的那种显著的反应，因而无法取得识别嫌疑者的线索。

休兹深长正想问门田，却又改变了主意，把目光投向众人席间。

“如果有可能的话，多田真理子是否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随着高濑的日语翻译，多田真理子大声地答允着，她在大家好奇的视线注视下。脸上没有一丁点儿羞耻的表情，甚至感到被众人环视十分光彩，因此，面带者夸耀之色。

“你是否可以说明一下有关在哥本哈根的皇家饭店蒙受的灾祸？”

门田望着多田真理子那信口雌黄的神情，她万万不会料到原澄子曾说过自己在说谎，而在这里暴露出来。

高懒一秘的翻译刚结束，多田真理子马上举起手来。休兹探长虽摸不清就里，却神色若定地用眼光许可她发言。

“有一个问题，”多田真理子站起来说，“休兹探长说我受到的灾难和莱本湖的杀人案无关，那么，在安科雷季机场藤野由美买的红宝石戒指丢失一事，是不是也与杀人案无关呢？”

多田真理子详细叙述了那个戒指丢失的事。

这时有人举手要求发言，休兹探长用眼对着那儿作出许可的表情，一个中年妇女站了起来。

“我叫星野加根子。”她对翻译自报了姓名，“刚才说的藤野由美在安科雷季买的红宝石戒指一事，与事实不符，它并没有丢失，而是藤野由美退还给了商店。这件事是我目击的。”

探长着问：“星野，我对你的话挺感兴趣。当时只有你一个看见了吗？”

星野加根子露出置信不疑的神色。

“与共说还有目击者，倒不如说是受到藤野信任，代办戒指退货的人，她就在这儿，就是坐在门田先生的旁边的土方悦子。”

休兹探长对纤小的土方悦子发问：“土方小姐，对刚才星野加根子的发言，你是怎么认为的？”

土方悦子站起来。

“刚才星野加根子说的全都是事实。”

土方悦子的回答刚结束，妇女之中又一次传出了叹息声，探长问：

“那你为什么至今还全部隐瞒呢？”

“那是藤野由美要求我对大家保密的。藤野由美买了那么贵的东西，马上就后悔了，说要是退货的事让大家知道了，也挺难为情的。”

“可是，当事人已经死了，你完全可以说出真实情况来。”

“探长先生，说出真实情况的机会到处都会有的吧？那丢失戒指的话题消遁之时，再特意把它提出来就大可不必了。但现在藤野由美既然已经死了，过于格守死者的信约也是用不着的。”

探长撑着臂肘交叉起双手指，间：

“土方小姐，你对门田先生讲过那些情况没有？”

“没告诉过门田先生。”

“为什么呢？”

休兹探长的质问，实际上也就是门田听到星野加根子的“告密”以后想问土方悦子的话。

“门田先生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本来也可以讲给他听的。”土方悦子立刻说，“不过，隐瞒那件小小的事件，是为了维护死去的藤野由美的名誉。说明白些，是为了维护她的虚荣心。就是这个意思……何况，戒指之事和莱本湖畔的杀人案也没有什么关系。如若我考虑到这件稍微有些关联的话，我还是会和门田讲清楚的。”

为此，探长环视着在坐的人问：还有其它类似的事故吗？那也许会成为我们重要的参考线索。”

大家都没发言，回答的是沉默。

伊恩哥尔顿警长向休兹探长要求发言。

探长同意，他于是说：“我从刚才土方悦子小姐的发言中感到某种兴趣。为什么呢？关于被杀害的藤野由美的行动不是自发性的，而有其它因素。根据星野加根子的发言，土方不得已才讲出来，她始终还对这个旅游团的负责人门田先生保持沉默。她说隐瞒安科雷季商店退还戒指一事，是为了维护藤野由美的名誉。我觉得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不自然。由于藤野由美不知是被谁杀害的，她至少应该将这件戒指的事告诉门田先生，引起他的注意，这难道不符合正常的感情吗？显然，土方小姐在我们于莱本湖搜查之时，也没提起那件事。”

伊恩哥尔顿接着又侃侃不绝地说下去，“我刚才已经谈过菜本湖畔的杀人案侦破过程，还想指出一些其中的若干疑点。”

“我考虑杀害两个人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可以认为这个人在这个团体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相互关系紧张的藤野由美和原澄子两人都信任凶手。”

“这两名被害者共同亲近的人物，对谁都不会偏颇而取平衡，想象得出，可以说是个不偏不倚的中立人物。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想，譬如提供率领这个旅游团的导游。导游出于其义务或是职业性的原因，能够接触任何一个团员，自然也受到每个团员的信任。

A 和 B 虽然不和，但都会对担任导游工作的人有信任感，对导游说的话，也高兴地亦步亦趋，甚至会将自己的私事去告诉那个人的。照这么考虑的话，那个人物从条件方面自然就被限定了。我在这儿不得不指出，具有这种资格的应该是土方悦子小姐。”

满场轰然，这般冲击波就象地震般地轩然作响。被指名道姓的土方悦子，在一瞬间用眼光扫射般地看着伊恩哥尔顿的脸，现出了何等悲壮刚毅的表情！

伊恩哥尔顿继续说着：

“试将土方悦子对照一下方才陈述的条件，她的环境完全符合，而且她说在 22 日晚 8 点 40 分左右，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本职认为，没有一个团员目击她八点四十分进入了房间，因为那时所有的团员都还在湖畔未回旅馆。她虽然称从 8 点 40 分进入自己房间睡觉了，可没人能证明，从这方面不得不说，无法提供不在现场证明。

“在这儿，本职觉得可以设想，土方悦子小姐与莱本湖杀人案中有着重要的关系。试述其行动如下：土方悦子先分别到房间里访问了藤野由美和原澄子，在其极力主张下，两个人都答应深夜逗留在莱本湖畔。以本职的想象，她或许从中斡彷两个人的不睦，其他的团员不可能参预到这种行动中去。她在晚上 10 点到 12 点这期间，先将藤野由美推入湖中使其溺死，接着她又走近站在别处的原澄子，同样地乘其不备袭击溺毙后，利用前面提到的从旅馆后门口推放杂物的手推车，把尸体搬运到倒扣的游艇旁，又将尸体从手推车上卸下来，然后以把手代替杠杆，撬起游艇，将尸体塞到船肚底下。”

“她从后门走进旅馆的走廊，就象她把那辆手推车拿起那件事可以证明的那样，她对后门里的通道是十分熟悉的。”

“然后，她用从服务台取水的钥匙打开了藤野由美的 16 号房，进屋以后把从湖里采集来的鳟鳞藻屑倒满洗脸盆，再把水从排水管里放走。我想把鳞藻挂在排水管上是她设的圈套。这是只要用手指头就能完成的简单动作，她企图以此蒙蔽我们去搜查线索。”

“事实上，本职的部下刑警丹比斯也不知不觉地上了当。丹比斯一发现徘水管上的鱼鳞藻屑，就推定最初的罪行是在这儿施行的，然后用手推车运走尸体，再投入水中。本职最初也赞成了丹比斯的推测，认为是把藤野的脸浸在洗脸盆水里，使之窒息死亡后，又把尸体投入湖中，造成看起来第二现场就像是第一现场般的假象，这可以说是利用侦缉人员心理的骗术。”

“最后，我留意到刚才听到的藤野由美在安科雷季退还戒指一事，土方悦子不应对门田先生缄口不言这件事，但土方悦子却没有这样做，这就能清楚地表明她的诡秘心里。”

“如上所述。关于两起杀人案的动机，我们尚且未能推测。就象多次提到的那样，我们不十分清楚被害者的身份和环境，系人的原因相当重要，由于被害人平素的生活环境和状况纷乱见杂，我们英国警察是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虽然有关于他们的报告，可是，若罪犯能自己讲述那些情况的话，我们就能及早得以了解。有关两名被害者身份的调查报告，一个月以后才能从日本送到。我想这将成为本职陈述具有价值的根据。

“本职在此遗憾地明言，土方悦子小姐作为重要嫌疑人应该留在这儿。我主张要行使审讯的权利。”

室外的冥冥晦暗，似乎将土方悦子沉浸到了不祥的处境中去了。大家也都陷入了颤悸和沉默之中。

土方悦子在众人沉郁的凝视中站立着，她的身体开始摇摇晃晃。她迅即又站稳了。面对着休兹探长，要求发言，江木奈歧子用悲痛的表情，准备正确地翻译作好记录。

“方才伊恩哥尔顿警条的话相当有意思，我十分敬服他的洞察力，但遗憾的是对照我却是谬误千里，我不准备在这里逐条反驳了。因为这样实在麻烦，即无意义又浪费时间。”

土方悦子多少带着挑战的口气，又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有的人惊叫出声来，有的人则和邻座窃絮语。

“我对探长有一个要求，”土方悦子说，“这是翻译人员的问题，据伊恩哥尔顿警长指出，目前我还处在相当于嫌疑者的地位，时时格外关心我，并为嫌疑者翻译的江木奈歧子先生，对于我有诸多难堪不便。”

“那么，请谁为你翻译呢，土方小姐？”探长问。

“门田先生，因为门田先生一直和我在这个团体里共同活动。了解全部细微末节，又熟悉性格。门田先生要是注意到我说明的不足之点，我想他还可以补充。”

探长审视着土方悦子的脸，在她的发言之中，存着需要门田协助作出没有事实根据证明的意思，站在“被告”席上的她，在要求“辩护人”。警条的眼瞳里说出了她是个口舌伶俐的女人的感想。

“好的，我知纳土方小姐的求，门田先生，就请你试一下好吗？……麻烦江木奈歧子长时间的翻译，谢谢”

休兹探长，回道对坐在自己一排顶端驻瑞士使馆的一等秘书说：

“高濑先生，就请你旁边的二秘其他参考人翻译，可以吗？”

“好的，承探长之邀。臼井二秘是否可以承当这项翻译任务？”

白皙肥胖的日本外交官表示了承诺。

一切准备工作刚结束，休兹探长照例用一声咳嗽代替了木槌。

“那么，先请土方悦子发言。”

土方悦子挺直纤小的上身，发出比平时稍高几度的声音。

“我刚才说过，遗憾的是和伊思想性哥尔顿警长的理相悖，即女团员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与菜本湖不幸的两起杀人案无关。而且，可以说在这个罪案中，一个奇妙的外来现象起了枪扳想作用。那就是哥本哈根芋家饭店发生的多田真理子极其普通的事，被铃木先生大友渲染、刊载在日本《体育文化新闻》上，一来，敦分铃木先生，在伦敦开始了我们玫瑰旅行的采访活动，这些情况刚才都已经说过了。……详细情况可以向铃木打听。

土方悦子说完，又对铃木莞尔一笑，“铃木先生，你在温莎城遇到门田时说过，那篇新闻报道与代的实际通讯稿有出入，是日本《体育文化新闻》编辑部虚构捏造的吧？”

担当翻译的门田不由得同意般地点头称是。

“是的，我是这样对门田说过。”铃木回答，答完能上能下上倾耳着臼井的翻译。

“日本《体育文化新闻》的这则消息，和你送去的通讯报道内容不一样吗？”

“是的，不一样，报社编辑部改写过我的稿件。”

土方悦子从右面的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打了开来。

“这是在瑞士时，我从希思罗机场给日本发出两个电报的一份回报，是日本《体育文化新闻》的编辑局长发来的回电。在伯尔尼的伯尔潘才收到这份电报，是广岛常务到这个旅馆来时带来的，回电的内容说，报道完全采用铃木通讯员的电话稿。编辑未加任何润色，总编的名字叫川岛。”

铃木络腮胡子的脸膛上，现出惊愕之状，对土方电报核询之事感到意外：“我想川岛总编可能认为你那份询问的电报是盘诘，就推倭责任般地发了这么个回电，事实上我说的是对的。”

“好吧，接受你的话，既然不能在此判断谁是谁非，那就等回国以后调查吧，”土方悦子把电报放人左边的口袋里，继续说下去，“在温莎城，铃木先生采访了这个旅游团。可铃木先生一见面就问我，你是土方悦子小姐吗？那是怎么回事？”

“我记不清楚是不是那样说过。”

“是那样对我说的，那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记得很清楚。铃木先生，你是在哪里，什么时候，从谁那儿听到我的全名的？”

“喔……我想那是以前在无意中听到的。”

“就叫人大惑不解了。和你分手以后，我就问门田先生，是否把我的姓名告诉过铃木先生，门田先生说，他根本没有说过，门田先生，是吗？”

门田翻译了这席话，问休兹探长是否可以回答土方的质问。

“可以，请。”

得到探长的许可，门田用日语回答，接着又翻译自己的话来：“如同土方小姐所说的，我没有把土方悦子的名字告诉过铃木先生。”

土方悦子对探长说，“门田先生刚才说的话相当重要。门田先生以我为代理助手一直进行着共同的行动，故而清楚我的言行。我想随着这次审问的进行，门田最适应翻译工作，你们必要时将取得门田先生自己的证言。因此，门田先生充当我的翻译，还能成为证方。”

“好的，答应你的要求。”

“谢谢探长，……既然门田先生回答说没有将我的姓名告诉过铃木先生，那么，团员中有谁把我的姓名告诉了铃木先生呢？如果有的话，请发言。”土方悦子环顾女团员，无人发言。

“当然没有一个人。即使团员知道我的姓土方，但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叫悦子。在为募集这次旅游活动印刷的小册子上，有讲师江木奈歧子先生的大名，而没有我的名字。原因是正当截止这个旅游团的玫瑰旅行募集工作时，江木先生有其它重要的工作不能作为讲师参加，马上就让我来替代。……广岛先生。是吗？”

广岛在座席上首肯：“确实如此，没错。”

“团员们既然不知道我的全名，门田先生也没有对铃木先生说过。而其他四社记者，在温莎城也不知道我姓土方，也没人这么喊过我。……不是呀？”

“这么着，铃木先生说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是无意中听到了我的全名，现在可以得出归纳性的结论，这是还没来到英国的事。……然而，由于铃木先生的记性不好，这个问题后面将还要讲。”

土方悦子接着说，“门田先生第一次见到铃木先生是在哥本哈根的一家名叫比兰哥丹的小酒店，那是第二天早上门田先生告诉我的。”

门田点点头，将其译成英语。

“那时，门田先生问我，是否读过江木奈歧子先生的《白夜之国·一个女人的旅行》，我说拜读过。门田先生又问，在那本书里是不是有丹麦女郎托尔珀尔珊和作者一起邀游北欧的文章？我回想着那本书，回答说觉得好象是作者在日德兰半岛旅行时写的。”

通讯员铃木一语不发地坐着，由于探长没有提出其它的有关这方面问题，他摆出不屑置理的架势。

土方悦子又接着说下去：

“作为普通的出国旅行，在旅途中看到的人名不容易留下印象。不仅是陌路相遇的一面之交，更不用说几天中一起旅行的外国女郎。我想她的名字自然容易会出现在著书成文之中，尤其是托尔珀尔珊小姐在日德兰半的旅行中担任江木先生的翻译，将江木先生的英语译成丹麦语使得先生能和当地人交谈。”

“土方小姐，那本书的写作方法与这次事件有什么密切关系呢？”休兹探长不可思议地插话。

“我认为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可以成为一个参考资料。总之，托尔珀尔珊小姐将江木先生的英语译成丹麦语，可以断定，托尔珀尔珊小姐是会说英语的。然而在哥本哈根小酒店里和铃木先生在一起的托尔珀尔小姐，却没有用英语对门田先生说过一句话，都是铃木先生用日语说的。”

门田译完土方悦子的话，心想，那个丹麦女郎紧挨着铃木坐着，确实没说过一句英语，不仅如此，而对着自己的那两个人时时用难以听到的嘤嘤细语交谈着。

门田想到自己在这个“法庭翻译的同时还是个“证人”，那是得到休兹探长认可的，应该明白地将自己目击到的和听到的事讲出来。

“请教一下铃木先生，”土方悦子再次问通讯员，“你最近什么时候回过日本？”

“我在这三年里没回过一次日本。”

门田回忆起铃木是这样说过，对他点了点头。

土方悦子接着说：

“明白了。然而你是看过 4 月 10 日出版的《朝日新闻》上江木先生写的《加书峡湾地方的旅行》，这篇文章与事实至少有五处有出入，你是在哪儿看到 4 月 10 日有《朝日新闻》呢？”

“我想，肯定是在我居住的阿姆斯特丹读到的，只要在有日本人的欧洲城市，都会有日本代表性的报纸《朝日新闻》。”

“但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不会有很多的《朝日新闻》。你说在阿姆期特丹读到的，会不会有什么错觉呢？”

“不，虽然不能确凿地回忆，我确定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什么地方读过那份报纸。”

“说起来 4 月 10 日出版的还是最新的报纸。而且我回想起我曾把那篇文章剪了下来，但那不是《朝阳新闻》报，而是它的副刊《旅行特集》。这本书究竟有没有在欧洲发行，只要请警察调查一下，马上就会有分晓。

一听到“报纸副刊”这个词，铃木似乎吃了一惊，但立刻又恢复了平静，回答说：

“在哪里看到的，实在记不清了。”

门田在翻译时惊叹不已。

“归纳以上的话，你坚持说在三年里没有回过日本，事实上你在今年回日本探过亲。那正是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我想这一点，只要由日本警方调查就会清楚。”

铃木什么也没说，沉默起来。他那与众不同的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

土方悦子把身体恢复到原状。

“向休兹探长报告，现在可以推定有一个人持有杀人意图，那就是这个通讯员。他处在易于接近窥伺对方的立场上。首先，对象是玫瑰旅行团，下一个焦点就是团体中的对象。可是，报刊通讯员怎么也无法接近妇女旅游团。为要接近就得创造机会。这种机会，作为通讯员自然是可以设法得到的，那就是以前屡屡提到的哥本哈根发生的多田真理子的奇遇。姑且不谈那个事件是怎么回事，但对通讯员却是件幸事。写出耸人听闻的报道是幸运的偶然机会。”

“那通讯员为什么要写重大失实的报道呢？是通讯员功名心所致的，还是打算期待读者反应呢？我认为这位通讯员的情况不属于这种范畴，他的目的在于创造时机接近旅游团，因而才发稿将哥本哈根旅馆的多田真理子奇祸，写成带有极其刺激的煽惑人心的文章。

“我还在想，在温莎城，通讯员随各报记者执拗地采访着。那时我偶然目击到藤野由美被通讯员采访的情况。出于对新闻记者采访的厌恶感，我希望他和藤野由美的谈话时间能短些。而藤野却巴不得通讯员的采访谈话能够长些。他们从大街走向人迹稀少的胡同里，究竟采访什么事，因为离得相当远。听不到说话的声音。

“莱本湖畔的凶犯，也是将藤野由美长时间阻留在湖边的。这实在是与那次采访雷同的事。团员至迟九点钟回到旅馆后，藤野还晚了一个多钟头。

“我将这件事和在温莎城看见的通讯员过长的采访联系起来看，那不是单纯的采访活动，而是通讯员想要把什么事讲给藤野由美听。能不能可以认为他是在说服劝诱她呢？倘若那么推理的话，藤野由美顺从他的意见，留在莱本湖畔的解释，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

“可是，还有一个被害者原澄子，我想她也是被通讯员说服来到湖滨的。她不是留下来的，而是去的。通讯员如何试探说服原澄子的呢？我有一个推测留在以后再说。我想，凶手计划让原澄子回了一次房间，设法让她以后再去一次湖畔。

“原澄子过了九点从湖畔回了一次旅馆，那时她是一个人。我认为是她从服务台的服务员处把自己房间 34 号钥匙和藤野由美的 16 号房钥匙一起取了出来。

“同时取起两把钥匙的应该是日本妇女，不是藤野由美就是原澄子，根据凶手在洗脸间设下的圈套考虑，可以推定藤野没有从湖岸回过自己房间。这样，两把钥匙就是原澄子从服台取走的。总之，是原澄子协助凶手取起了藤野的 16 号房钥匙。

“这个推定产生了另一个推测，那就是藤野由美和原澄子同时留在湖畔，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想，凶手先告诉藤野由美，室友原澄子是破坏藤野今后前程的危险人物，这话可能在温莎城游览时就开始讲了。那时对她采访谈话用了很长时间，实际上那是在进行说服劝诱。由于凶后以后接近了旅游团周围，可以断定不断有那种说服劝诱的机会。

“我想，藤野看到原澄子，已经忘却了和她有特殊接触的事。因为直到份敦的旅馆为止，藤野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十分明显的是，提出变更室友的只是原澄子，而藤野则什么也没说，可以断定，藤野不知道原澄子是札幌的原妇产科医院院长的妻子和那家医院原先在千岁町的事，其理由就是在配

团员的团员表里，仅仅只有团员名字而没写上身份及其它事项。

“只要原澄子说出一句话，没准就会破坏她的好事。她就会成为家庭中的累赘。

“藤野认为，或许对方会葬送对社会有益的自己的前程，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要协力杀害这个寡妇。

“湖滨的杀人顺序究意如何进行，恕我不能详尽推察。和刚才伊恩哥尔顿的推理相悖，我想原澄子是先被推人湖里的。这样推定是有理由的。其一就是将原澄子的尸体放人游艇底下的事。迄今为止，虽然认为把手推车当作杠杆撑起倒伏的游艇，将尸体放进去，即便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可以的。但是，两个人行动的推定会自然些。

“接着，原澄子被凶手用已经说过的方法淹死了。那时她带来的两把钥匙还放在手提包里，凶手从包里取起一把 16 号房的钥匙。

“然后，凶手和藤野由美一起把原澄子的尸体拖上湖岸，塞人了倒伏着的游艇之下。那辆手推车将其代用杠杆，以被认作是单独作案，这是凶手的狡黠。至于也被牵联进了这个案子，我这倒不害怕，而是明白了伊恩哥尔顿警长的那席话，也中了凶手的圈套。

“杀害原澄子后，凶手又突然袭击剩下的藤野由美，将其推入湖中溺死，这恐怕也是操纵凶手的人所谓‘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杀害两个人’的理论吧？

“藤野由美的 16 号房钥匙，因为已经被凶手在握。他从岸边取得鳟鳞和藻片，装在尼龙袋之类的容器里，带进了旅馆的后门，用钥匙打开了 16 号房门。进屋以后，屋门从外面关闭则自动锁上。这时，两邻及前边的房间里的人都在梦酣之中，不会听到任何音响。

“然后，凶手再次从鳟庄的后门出去，回到了自己的旅馆。那时，就和等候在旅馆附近的伦敦女郎凑聚在一起，让金罗斯旅馆服务员认为是情人散步归来似的。

“伦敦女郎可能会回答，她和他在 10 点左右离开金罗期旅馆外出散步过，过了１１点挽臂‘散步’回来。由于他间接协助了情人的罪行，为了情人，亦为了自己，可能不会提供不利的证言，但只需借助于苏格兰警场高明的侦破手段，我想能突破伦敦女郎的伪证。

“这儿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藤野由美会协助凶手杀害原澄子？我认为，这是解决这次事件动机的要点。”

大家信任地倾听着她的话，眼看着她独自推翻了杀人者的嫌疑，而使自己的辨论站住了脚。在没有一辩护人的异乡之域，她竟是那样地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不过，门田的翻译也配合默契。

“原澄子说过，同室的藤野由美是生理方面的不洁，并以此作为更换室友的理由。她多次向门田提出，这里面会不会含有特殊的意义呢？所谓生理方面的不洁，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原澄子在这方面总是有什么隐而不言的理由。”

“其次，我有机会多次听到过藤野由美的英语，她讲得相当纯熟，我们可能还不及她的水平。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听得到的，只是在跟外国人片刻的会话中才能听到。例如在机场、人鱼像边、科隆堡城垣，就说着相当流利的英语，我就在一旁倾听。

“在这儿我不得不提起对藤野由美十分抱歉的事：与其说藤野讲的是英语，倒不如说是美国话，藤野由美的美国语里，揉入了某种特殊的措词和单

词，那是不太文雅的 GI 美国语（美国兵使用的粗野卑俗的美国语）。总之，藤野由美使用的是非常熟练的 GI 美国语，我觉得这件事可以推测藤野由美曾经置身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之中，比如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留驻日本的美军兵士驻所的基地里。在那里驻军使和的 GI 语的会话，影响了基地周围的青年男女。

“那么，我想把话题调转一下角度，我代理了江木先生，突然被选定为这个旅游团的讲师，那是江木先生推荐的。我以前到欧洲旅行过一次，能再度去欧洲是我的夙愿。所以当我一听到要当代理讲师，有这么个好机会，就就参加了。

“但是，江木先生为什么要突然辞退讲师呢？先生说是要和某家有名气的出版社会撰写文章而不能担当已经承诺了的这个工作，不过。这里面又多少有点微妙之处。

“我有不少朋友在各家出版社里工作，在委托先生工作的《女性思潮》编辑部里恰巧也有朋友。我就试着向那位朋友打听了一下。可我的朋友却不知道要求江木先生干这类工作。

我曾想，或许是出版社不对外泄露自己的计划。可是，就是有这种出版计划的秘密，即使没有传入我耳中，江木先生真是受到编辑部的委托吗？

“姑且不谈这些事。江木先生辞去讲师的情况，我也颇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正好是决定这个玫瑰旅行的成员的阶段。我作为江木先生的代理人被选后，就向门田先生打听此事的原委。用门田先生的话说，江木先生已经看过报名截止后的团员名册。

“在这儿设想一个假定的情况：假如在名册上登载的团员之中，有江木先生所不中意名字，先生和这些人一起去欧洲实在索然寡兴，先生就不会不讨厌这次旅行。

“尽管江木先生已经应诺了，但因在团员名册中有对江木先生有害的人，于是先生用另外的理由，回避了这次活动。

“所谓有害，说起来大概是对先生的将来有害的意思。我想江木先生以出版社有新任务为口实，而在团员名册里发现了藤野由美和原澄子的名字，那才是忌避担任玫瑰旅游团讲师的原因。”

江木奈歧子的脸色陡然变得灰白，但那细桃的眉纹丝不动，听着“ 高足 ”土方悦子的发言和门田忠实地译成的英语。

“我这儿还有一份从日本发来的电报。”土方悦子说着左面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来。

“我在希思罗机场发的又一份询问电报，是关于原妇产科医院的事。原妇产科医院是原澄子已故的丈夫开办的，现在由其弟开业。札幌医师会长的复电称，该医院在昭和 32 年新建搬迁至现在的札幌市内，原先是在千岁町。所渭千岁町，就是现在的北海道玄关机场，它的前身也就是众所击知的美国空军的“ 基地之镇 ”。据札幌医师会长的电文，千岁町的原妇产科医院是个规模很小的医院。原医院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筑在千岁时代的基础上的。

“考虑一下在基地周围以美军为对象的特殊职业的女性，妇产科医院和美国空军基地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

“在这种场台说起这类事，不由得使我难为情。千岁町基地的女性频繁地出入该地的原妇产科医院之事，只要想到妇科疑难之症和中止妊娠问题，这一类治疗和中止妊娠手术，可能会收取患者的黑市医疗费。原医院在搬迁

札幌之前，即昭和 32 年前，在千岁町从那些女性身上发了不义之财。我想这也是这家医院发达扩展到札幌市区的秘密。

坐在席上悠闲自得的多田真理子，开始变了脸色。

“可以推定，原澄子嫌恶藤野由美不洁的真实理由，是由于藤野由美在千岁时代是原妇产科医院的患者。原澄子在这个旅游团里，看到藤野由美，就恢复了她曾经是患者的记忆。

作为医院院长之妻，和曾经受过治疗的基地女郎同宿共眠，肯定是不能忍受的。藤野由美由于岁月的漫长，加之原澄子在医院里是众多护士之一，记忆已经淡漠了。如若藤野由美回想得起来的话，也会希望更换室友的。原澄子不仅记得藤野由美的脸，也许还记得她的名字。

为什么呢？我忖思她曾经在暗帐上登记过患者的名字。

“那么，江木先生在名册看到原澄子和藤野由美的名字，就马上辞退了讲师，那又有什么因果关系呢？江木先生是要回避原澄子呢，还是要躲避藤野由美呢？

“我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先生忌避的对象，说起来，江木先生当时也生活在熟悉该两人的环境之中。

“原澄子只记得千岁町时代妇产科医院的患者，藤野由美没准也记得住这么个人，坪内文子原先是江木奈岐子的名字，在多数人的记忆中已然消失了。

“可是，仅仅根据笔名还不能判明，当时认识她的人，一看见她的脸，立刻就能断定是坪内文子。江木先生在名册中发现了原医院院长之妻原澄子和藤野由美的名字，察觉到这种危险，立刻辞了退了讲师。”

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又克制住了，扭曲着身体。

土方悦子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咬紧着牙关，不久，她仰着脸似乎没有看见呆若木鸡的江木奈岐子，凝视着休兹探长又侃侃长谈起来。

“如上所述，铃木先生之所以了解玫瑰旅游团的 30 名团员人数，可以推溯在我们组团时他回日本‘探过亲’。铃木先生批评《朝阳新闻》4 月 10 日刊出的江木先生的文章里有几处错误，这份报纸的副刊是否到过阿姆斯特丹还是个疑问。要是铃木先生回过国，就能理解他有读到这份报纸的机会。4 月 10 日的报纸，是在玫瑰旅行的团员名册确定以后出版的，正好是江木先生辞去讲师推荐我之后不久。

“团员的人数以及我的名字叫土方悦子的事，是铃木先生‘探亲’之时和先生见面时听说的。既然装作不知情况，一方面没向门田先生打听团中的人数，一方面又不留神脱口叫出我和姓名就显得失态。

“我认为江木先生和铃木先生以前是认识的，那是在江木先生撰写旅行记在北欧旅游之时。托尔珀尔珊小姐虽然作为江木先生的向导兼翻译在丹麦陪同旅行，但这种旅行不会只是两个女人。我想还会有一个人存在，那就是铃木先生。因为铃木先生是托尔珀尔珊小姐的情人。……也许江木先生和翻译托尔珀尔珊小姐在一起，没有铃木先生。江木先生来到丹麦，在哥本哈根和铃木先生邂逅相遇，结成了亲密的关系，亦未必是过于臆测。

“反正这是任何人也不清楚的事，这篇旅行记故意隐瞒了这个问题。江木先生不提及托尔珀尔珊小姐的名字，只模糊地记叙了‘和翻译一同旅行’，而隐瞒了另一个人。旅行记隐匿了托尔珀尔珊小姐的名字，我认为是出于一种防御的心理。在哥本哈根的小酒店里，托尔珀尔珊小姐刚要对门田先生谈

些什么，就被铃木先生止住了的事，谅未也能推测刚才的事情。

“据门田先生说，铃木先生看了江先生写的《朝日新闻》的随笔，激烈的抨击了在那篇旅行记中至少有五处错误。为会么他要对江木先生的著述施以强烈的批评呢？为什么要在门田先生面前吐露出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江木先生作为讲师参加门田先生的团体，出于礼仪是不能这么批评的。相反的是，铃木先生在门田先生面前指责挑剔江木先生的著作，意图是不让门田先生察知他和江木先生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件事也是帮助自己推测的有力材料……”

土方悦子说到这里，江木奈歧子站了起来。

“休兹探长，”她竭力抑制着自己失掉理智的慌乱，虽然后边露出一丝微笑。

“刚才土方悦子的陈述，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这是对我的恶意中伤，重大的中伤。”

伊恩哥尔顿警长显出恍惚莫测的状态，休兹探长随着抗议者的发言，即席质问：

“你是否打算全面否定土方悦子的陈述内容？”

“不，探长，承认其中一部分是事实。”江木奈歧子用焦躁的声调回答。

“承认哪一方面是事实呢？”

“我的本名是坪内文子，笔名是江木奈歧子，这是事实，不过，笔名当然不是化名。”

“土方悦子说的是否完全是事实？”

“很少。其中很细微的一部分。”

“你和这位日本《体育文化新闻》及其它日本周刊杂志通讯员铃木道先生认识吗？”

江木奈歧子用证人般的态度仔细端详着铃木的脸。

“不，不认识，现在第一次在这儿看到他。”地明确地回答探长。

“铃木先生，对吗？”探长问络腮胡子铃木。他的表情可能被那浓密的胡须掩蔽住了，看起来变化不大。

“我也是今天在这个席座上第一次遇到江木奈歧子。”

探长继续对铃木先生讯问：“您是否认识土方悦子提到的、门田先生在哥本哈根小酒店里遇到和你在一起的托尔珀尔珊小姐？”

“那是我的女友。”

“你是否知道几年前江木奈歧子在丹麦旅行时，托尔珀尔珊小姐担任江木先生的翻译兼向导之事？”

“那是托尔珀尔珊小姐以后无意中告诉我的。”

“土方小姐推测你也参加了那次旅行。”

“愚蠢的推测。我当时到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周游了约一个月，根本没有在哥本哈根或是丹麦。”

“你在 4 月 10 日前后回过一次日本吗？”

“回过国。”

铃木显然说过假话，但有当时的通航护照和民航乘客名册作证，他只好承认了这一点。

“可你在哥本哈根遇到门田先生时，不是说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国吗？”

“那仅仅是寒暄的措词，也是为了表现对日本的乡愁，对从日本来的旅

行者感情方面的安慰。”

“你在东京会见过江木奈歧子吗？”

“没有遇到过，就如刚才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事需要见面。”

“你回国的理由呢？”

“我接到家里的通知，说是在日本西部广岛县的母亲病重，探亲完毕，就以特约通讯员身份和东京的日本体育文化新闻社及几家周刊杂志社会各处商谈工作。”

“你哪一天从日本出来回哥本哈根？”

“4 月 13 日乘 SAS 客机，14 日到达哥本哈根。”

“你是否在东京读到了《朝日新闻》副刊登载的江木奈歧子的随笔？”

“想起来了，确实是在东京读到的。”

“莱本湖发生日本妇女被杀案时，你是否住在附近的金罗斯旅馆？”

“是住在那儿。”

一旁座席里不期发生了忍俊不禁的笑声。

铃木除了承认当时回过一次国外，全部否定了土方悦子的推测，休兹探长暂时中止了对他的提问。

休兹探长和旁边的助理探长悄悄地商量了一会儿，又将视线投向土方悦子。

“土方悦子小姐，你推测莱本湖的共杀案是江木奈歧子唆使当时回国的朋友铃木道夫先生实施谋杀。可是江木和铃木即使在丹麦旅行之中坠入情网，但铃木先生仅仅受情人委托，怎么就会有施行两起重大杀人案的心境呢？如此看来，我认为动机不强，没有说服力。

“你说得对，这一点我也反复考虑过，现在我想起门田先生告诉我的话，在哥本哈根的小酒店里，铃木先生这么对门田先生说：‘ 我准备结束这种在欧洲流浪的不安定的独身生活，那希望的脚步声现在已由远及近了 ’ 门田先生问及是不是指回日本结婚的事，铃木先生说，‘ 不，不一定说是结婚，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翻译门田记起铃木在小酒店里说过的话，作证般地向休兹探长深深的点了点头。

“那席话和铃木先生当时的回国，谅来是有联系的。我认为江木先生将铃木先生急遽地叫回日本，约定和他在日本同居，他为了促成此事，江木先生大肆渲染，从而得以约束将来。

“铃木先生对门田先生说的结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吧？

“铃木先生‘ 探亲 ’回到哥本哈根后不久，就遇到了门田先生，过于兴奋，流露出‘ 希望的脚步 ’这句话。这倒不是交易抵押，而是铃木承揽杀人。况且，江木先生要是为了原澄子和藤野由美两人堕落的话，铃木先生好不容易盼到的‘ 希望的脚步声 ’也变成终了的幻像。杀害这两个人的事，对铃木先生本人也是‘ 为了自己一个人 ’。他并不是受嘱托杀人，而是利益使他成为江木先生的同犯。”

土方悦子的发言，犹如在大家头上炸开的雷鸣，摧击得一旁的人们弯腰俯首。

休斯探长又慌慌张张地和助理探长凑在一起，让伊恩哥尔顿警长和日本

警况厅派驻法国的参赞也来商议。

“令人吃惊的推论，土方小姐，……”休兹探长那贵族式的面庞上泛出潮红，回到了正面的位置，“你的推测有什么根据呢？要是没有证据，光靠推测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那纯粹是臆测罢了。”

“是我的推测，暂时还无法证明，”土方悦子喃喃而言，耷拉着头。

“是的，土方小姐，你的大胆推测，不是臆测。那个杀人的基地，据你的推测，江木奈歧子和藤野由美当时都住在驻有美军的千岁町空军基地附近，从事那样的职业，虽然推测江木奈歧子从事过那种职业，但此事关系重大。要是单靠推测，就会给江木奈歧子先生带来极大的侮辱，江木奈歧子要是对你提出控告，你也奈何不得。土方小姐，你能够提供方才推定的证明吗？”

“……？

“要是能够证明的话，杀人动机就明显了。至于作案经过。只要审问铃木就行了。铃木的答辩里，相当部分是暧昧的。可是我们得掌握杀人动机。本职对你所述的动机原因寄予极大的关心。尽管如此，尚需要得到有根据的证明，要是没有确凿的实证，即物证，人证，就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你能够提供物证人证吗？”

满场如同在夜阑更深的荒野之中般静寂。土方悦子刚才被伊恩哥尔顿警长视为杀人犯，她凭着对本身事件的推理摆脱掉危险，而由于这个同样的推理，再度陷入了困境。

“说起来我是死心了，”土方悦子咬着嘴唇扬脸对着探长，“我迄今虽然没有充分地听过江木先生的英语，但还是有机会多次听到过。她的发音和措词，不是英语而是美国语，而且先生专门翻译美国小说，对俗语的翻译技巧特别娴熟。俗语往往易被译者误译，但先生的翻译手法实在高明正确。就是熟知美国文学的文艺评论家佐田一郎先生，也对江木先生的俗语译法赞口不绝，在 GI 语里俚俗之语相当多。我由江木先生的美国语联想到俗语和 GI 语，GI 语和基地周围、基地和日本的《沃兰夫的职业》。”

“只好算是假设，”休兹探氏皱眉耸肩说，“那不过是情况证据，其说力极弱。是吗，土方小姐？据你的推理，江木奈歧子在旅游团中名册中发现了曾经在千岁町和她相同职业女性的名字，以及为那些特殊女性诊疗的妇科医生妻子的名字，唯恐会暴露自己以前的经历，而取消了原计划的旅游团讲师之职。是吗？”

“是的。”她小声回答。

“不过，江木奈歧子取消讲师不就能达到自己目了的吗？她要是不参加旅游团，藤野由美或原澄子就永远看不到她。因此就确保了她的安全。难道有唆使铃木杀害那两个妇女的必要吗？更没有必要招来杀身之祸。”休兹探长不容置辨地指责着，用拳头一个劲儿地叩打着桌子。

“休兹探长，话虽这么说，”土方悦子难堪地说，“江木先生陷入了被害妄想，好象不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我接触过江木先生，屡屡有此感觉，先生有着一种强烈的强迫观念，总是觉得自己被谁拽曳到现在境地。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失望人，即使看到我们也多少有点不正常。先生为了躲避那种错乱状态，时常服用精神安定剂一类的镇静药。”

门田翻译的词名噎在喉咙口，他从土方悦子的话里，回忆起去江木奈歧子家里责问她违约之时，她熟练的吞下镇静药的情景。

“那末是否可以认为，江木奈歧子的手提包或旅行箱里，至今还放着镇静剂呢、土方小姐？能不能找得到呢？”

“不，可能找不到吧？我想这次是不会带来的。”

“为什么呢？”

“已经没有必要了，探长，因为强迫观念的对象藤野由美和原澄子已被除去，先生静心安神地追从我们来到这儿。我认为先生暂时是用不着服用镇静药的。”

“可是……尽管如此，也不过是情况判断，没有有力的证明。”

时间一秒秒地在笼罩着沉闷紧张而又恐怖静寂中过去了。土方悦子的脑袋已经伏倒了，她那纤细的身体现在就象扑在地板上似的倾斜着。被黑暗湮没了的阿依加及少妇峰似乎弯腰注视着这个窗里发生的悲剧的收场。

正在这时，一个女人醉醺醺地晃悠着身体，从座席里站起来，门田和大家看过去，那是多田真理子。

江木奈歧子格外狐疑地注视着多田真理子的脸，就象从来没看见过似

“江木先生，在团员名册里还有一个曾经住在千岁町的‘基地之女’的名字。消除了藤野由美和原澄子可以安心这句话说得为时过早，还有一个留在这儿，这个名字就是多田真理子。先生，你难道不记得她的名字和模样了吗？喂，我倒还记得起先生当时的样子……虽然时隔多年，我还叫得出你的名字是坪内文子。”

多田真理子幼稚的“自我显示”，用格外天真烂漫的表情显示了她现在的“发迹”，而江木先生过去的不可告人的一部分身世，虽然如同泡沫般地曾经消逝，但随着这个“证人”的揭发，使全场为之绝倒！

夜的声

作者：松本清张

第一部　听到声音的女电话员

一

高桥朝子是一家报社的电话员。（即电话总机房接线员——书香门第注）

这家报社共有七名电话员，她们轮流昼夜值班，平均三天轮到一次夜班。

这天晚上，轮到朝子值夜班。开始时，她们三个人一班。到十一点以后，只留一人守机，其它两人去睡觉。

朝子坐在电话交换台前看着书，此时离一点三十分的换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她读的是一本有趣的小说，朝子想半个小时足可以看十几页。她正读得起劲儿的时候，从社外打来了一个电话。朝子连忙放下了小说。

“喂，请接社会部。”电话机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朝子立刻接通了电话。

“喂喂，是中村来的电话。”

朝子告诉了拖着似醒非醒的腔调前来接电话的石川编辑以后，眼睛又马

上飞回到了小说的世界。过了一会儿，电话打完了。

电话撂下后，朝子还没看上两页，眼前的红色指示灯亮了。这次是社里的人要电话。

“喂！”

“给我接到赤星牧雄家，东京大学的赤星牧雄。”

“好。”

不用问是谁，听声音就知道是社会部副部长石川汎。但这次的声音却同刚才的声音大不一样，而是充满活力，没有半点儿睡意。

朝子对社内三百来人的声音几乎了如指掌。一般说来，电话员的听觉大都是灵敏的，而朝子的听觉尤其敏感，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公认。她只要听过二、三次，就会记住你的声音。

有时，当你尚未通名道姓的时候，她就会说：您是×××吧！这使只打过几次电话的人感到非常的吃惊，不由地称赞朝子道：

“您可真行啊！”

然而实际上，报社的人对这一点有时感到很头疼。因为从外面打来电话的女人的声音，也叫他们给记住了。

“A 的对象是 H 小姐吧，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说起话来娇声娇气的。”

“B 的朋友是 Y 小姐呀！”

甚至根本谈不上是朋友的酒吧间女人催促还债的声音也会被她们记住。当然，电话员们从来不把这些事情向外泄漏，不去做那种不道德的事情。这就是所谓这种职业的秘密。她们只是在机房里，把这些当做唯一能够消除无聊的话题，相互说上几句罢了。她们可以辨别出说话人声音的微妙的特点，抑扬顿挫和音阶。

朝子打开了厚厚的电话簿，手指顺着日文字母的顺序查找着石川要找的人名。不一会儿，她就找到了赤星牧雄的名字。

她嘴里一边叨咕着四二、六七二一的数字，一边拨动着电话号码，话筒里传出了挂通了的信号声。

信号声嘟嘟地响着。朝子想象着这一家人正在酣睡，电话的铃声在夜深人静的屋子里不停地响着的情景，她不由地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表，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三分。

朝子原想对方从朦胧中醒来接电话，至少得呆半天，可是没想到对方很快地就拿起了话筒。

后来，当警察询问此事的时候，朝子告诉警察：从接通电话到对方拿起话筒，大约有十五秒钟。

“您为什么看了时间呢？”警察问道。

“因为深更半夜挂电话，给人家吵醒，心里怪过意不去的。”朝子答道。

这时，对方虽然有人拿起了话筒，却没有立即答话。朝子“喂喂”地连叫了四、五次，对方才开始答话。刚才之所以拿起话筒不讲话而沉默了几秒钟，也许是正在犹豫不决地考虑着是否应该答话的缘故。

“喂，谁呀？”答话的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喂喂，请问一下是赤星牧雄家吗？”

“错了！”

对方说着就要放下话筒，朝子急忙补充问道：

“喂喂，是东京大学的赤星牧雄先生家吗？”

“告诉你错了就是错了。”

对方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很严厉。

哎呀！难道是看错了电话号码？或者是拨错了号码数字？朝子刚想向对方道歉的时候，只听话筒里叫了起来。

“这儿是火葬场。”

声音虽然很粗，却夹杂着一种反常的尖声。

二

朝子马上就明白了对方是在说谎。平常偶尔挂错电话的时候，对方常常用一些刑务处、火葬场，税务所之类令人心里不痛快的名称来挖苦取笑，对于这些，朝子已经习以为常了。

然而，这次却使她有些恼火，马上回了对方一句：“什么火葬场！简直是不懂礼貌，以后不要再瞎捣乱了。”

对方也不示弱：

“对不起，是我不好。可你也不能深更半夜地净挂错电话呀！何况……”

下面的话还没出口，电话突然中断了。这种中断，给人一种非常突然的感觉，好象不是通话本人，而是另外一个人从身旁给切断的。

这段小小的争执虽然不到一分钟就过去了，可是，却把朝子闹得心情很不愉快，好象洁白的衣服被黑墨水弄脏了一样地懊恼。电话员这种工作，由于不直接接触人，所以常常有气无处泄，只能生这种闷气。

朝子再次打开电话簿重新查找了一下，果然刚才看错了行，拨了下一个地址的号码。类似这种工作失误的现象，在朝子身上是很少发生的。

今天是怎么啦？是看书太入迷了吧？朝子埋怨着自己，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拨了赤星牧雄家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了，可是迟迟无人来接。

“喂，怎么还没人来接呀？”石川催促道。

“还没有，时间太晚了，可能人都睡熟了，”

“真糟糕，那你就一直给我守着吧。”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呀？都这么晚了。”

朝子认识石川，所以才敢这样发问。

“嗨，刚才有个有名的学者死了，所以我才想马上采访一下赤星，让他谈一下感想。”

朝子知道，因为早刊最后一版的订稿时间到一点为止，所以石川很着急。

电话铃一直响了五分钟，对方才拿起话筒。朝子随即把电话接到了石川的编辑部。

交换台上，表示正在通话的蓝色指示灯亮了，好久好久也没有熄灭，石川可能一秒不停地进行着采访。看着这指示灯发出的蓝光，使朝子不由得想起了小谷茂雄送给她的戒指上镶着的翡翠的颜色。

那是在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在银座Ｔ堂买的。当时，茂雄毫不犹豫地正要往店里走的时候，朝子拉住了他，说：

“在这种一流商店里买，肯定要很贵的。”

“没关系，实际上买好的是很合算的，当然价钱也要贵点儿啦。”

说完，独自走了进去。店堂里，五光十色，商品琳琅满目。看到这种情景，朝子不禁有些心慌，马上在那些标着高价的戒指中买了这个比较便宜的

戒指。即使这样，也比在普通商店里买的要贵得多。

茂雄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在没有名声的三流公司里工作，挣的工资又很少，却总要分期付款地去买些时髦的西服来穿，领带也要时常买些新的换戴，就连约朝子看电影也宁可花上八百日元去有乐町一带的高级影院。他所用的这些钱都好象是从别处借来的。对于他的这种虚荣心，朝子是有些不放心的，加上他这个人性情忽冷忽热，更使朝子感到不安起来。

也许是因为订了婚，类似这种不安的想法总是难以说出口。一般来说，这种弱点在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直到结婚以后，才能有所克服。这可能是由于爱自己未婚夫的缘故吧。

朝子把这一点看成是自己的弱点，等结婚以后开始夫妻生活的时候，自己就一定把这个弱点克服掉。朝子把这种坚定的信念寄托到结婚以后的将来去了。

看着茂雄那苍白的面孔，浑浊的目光，使人感不到青年人的朝气。他虽然有时发泄一些不满，但是，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什么有抱负或有野心的话。为此，朝于对茂雄感到有些失望。

这时，朝子眼前的蓝色指示灯熄灭了。这个信号说明石川长时间的电话采访已经结束了。朝子有意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电表，还差七分钟到一点半，再过二分钟就可以唤起下一班的人了。

电话簿仍然打开着躺在那里。朝子忽然想到，看看刚才挂错了的电话户主到底是谁，此时，她好象被人唾了脸面的那种不愉快的心情还没有消失。

四二、六七二一的户主：赤星真造，世田谷区世田谷叮七——二六三号。

赤星真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在学生时代，朝于曾经到住在这一带的一位女朋友家里玩过，所以知道这个地方附近的情况。这一带是官邸街，白色的围墙整齐地划分着官邸区域，围墙里面的树林深处，可以隐约地看到官邸的高大屋顶。

朝子感到有些意外，象操着这副声调的粗鲁男人，怎么会住在这种高级的地方呢？朝子又一想，日本在战后，类似这种不协调的事情，已经是不稀奇的了。但是，使朝子难以接受的是电话中听到的那种缺乏教养、令人厌恶的声音。

她之所以厌恶，是因为那个粗浑的声音里，混杂着一种反常的尖声，给人一种奇怪而又不协调、音阶高低完全不同的印象。

这天早晨，朝子十点钟回到家里。她有一个习惯，即使回到家里，到十二点为止她是睡不着觉的。这天，当她打扫完房间，洗好衣服后躺到铺席上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

朝子醒来的时候，已是天黑掌灯时分了。她的枕边放着一张晚报。母亲经常是在这个时间把报纸放在这里的。

朝子睁开眼睛，她习惯地打开了报纸。突然，报纸头条位置的标题赶走了她的睡意。

《深夜董事住宅——世田谷町一妇女被杀》

消息的报道占了三段篇幅，内容如下：

“世田谷区世田谷町七——二六三号，某公司董事长赤星真造氏，昨夜去亲戚家为一死者守灵。今晨一点十分乘出租汽车返回家时，发现单独一人看家的妻子政江（二十九岁）被人绞杀，他立即报告了警方。经警方调查证实：从室内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情形来着，明显是行窃杀人。行窃者是单独做

案还是合谋做案尚未查清，但是从现场情况分析来看，可以断定犯人做案时间是夜里十二点五分至一点十分之间。因为在十二点零五分以前，住在附近的他的外甥和另外一个学友曾来过家里。”

三

读到这里，朝子不由得叫出声来。

朝子来到了世田谷警察署，找到了为本案件专设的临时搜查本部，报告了情况。

“您为什么认为电话里听到的可能就是犯人的声音，到这里来报告呢？”案件搜查主任问道。

“我看报纸上说，从早晨十二点五分至一点十分之间，被害者一人在家。我是在十二点二十三分挂错的电话，当时从她家的电话中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回话声。因此，我怀疑那个男人不是主犯，就是同谋。”

“当时都讲了些什么？”

朝子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叙述了一遍。

搜查主任对朝子所讲的，对方的电话好象是通话者以外的另一个人给掐断的这个情况，似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搜查主任又仔细地询问了这一情况后，同其他的警察小声地嘀咕了几句。朝子后来才知道，这一情况对判断罪犯是单独做案还是合谋做案，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您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主任问道。

他列举了几种声音：高、中、低、尖、浊、清，之后让朝子回答近似于哪种声音。

这么一问，使朝子为难起来了。声音的概念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确定是粗音吧，又很不贴切。因为粗声就可以分为一、二千种的音阶，如果回答那个声音是粗声的话，就会给对方造成一个粗声的概念，这是最难办的了。譬如回答是沙哑的粗声，倒是多少给对方一些启发，可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沙哑”的特征时，又该怎样表达呢？所以说，用语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觉，这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主任看出朝子有些为难，就把在场的人叫到一起，让他们读些短小的文章。由于朝子刚才回答的是“粗声”，所以从中挑选的都是些粗声粗气的人。听着听着，朝子醒悟到：男人们大概说话都是粗声吧！

被叫来读文章的人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地臊红着脸大声读着。听过一遍以后，朝子只好回答说有的很象，但又大不一样。也就是说又象，又不象。

“那么，”主任又想出一种办法，“您是电话员，对声音一定很熟悉吧？”

“嗯！”

“您能区分你们根社多少人的声音？”

“哦，大约有三百人吧。”

“什么？三百人？”

主任似乎很惊讶，同周围的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

“那么，您想想看，在这三百人中间谁的声音最象？“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三百人中间怎么还没有一个相似的声音？朝子认为这个办法倒是具体可行的。

然而，这种具体可行的方法相反却更难断定哪种是相似的声音了。张三

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各有各的特征，一比较起来，声音之间的差别反而更加明显了。

这样一来，不知怎地电话中听到的那个声音的特征，在朝子的记忆中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了。对照的声音种类愈多，朝子对声音的感觉也就愈迟钝。最后，她好象被声音的海洋给吞没了。

结果，搜查当局只从朝子这里得到了一种“粗声”的单纯的概念，没有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

可是，这点线索却引起了各个报社的兴趣。他们纷纷以《杀人现场传出了犯人声音，电话员夜间值班偶然听到》的醒目标题，大肆宣传报道了这一案件，其中也抛出了朝子的名字。打那以后有一个时期，经常有人询问朝子，同时，也时常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报纸上有关案件的报道愈来愈少了，最后被抛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去了。

半年快过去了。由于找不到犯人的线索，临时搜查本部解散了。报纸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才把长时间被冷落在角落里的报道篇幅加大了一些。

四

一年以后，朝子辞退了电话员的工作，同小谷茂雄结婚了。

在夫妻的生活中，朝子以前对茂雄所抱有的不安，终于成了现实。

茂雄工作懒惰，性情浮躁，反复无常，经常发泄着对公司的不满。

“这样的公司，早晚我得辞掉它。”

一喝点儿酒，就经常这样发牢骚。他一个劲儿地认为，只要换一个地方，就能捞到更多的油水。

通过婚后的一段夫妻生活，使朝子更加认识到，茂雄只是一个好吹牛，而实际上既无能力，又无才华的人。

“现在在哪儿工作都一样，不能有点几不顺心就不愿意工作，这样我是不赞成的。无论怎样，工作还是应该好好干的呀。”

尽管朝子这样劝说茂雄，可他并不理会，只是冷冷地一笑，道：

“这你不懂，你是不会知道男人的想法的。”

三个月后，茂雄果然辞职了。

“往后可怎么办呢？”朝子哭了。

茂雄却吐了一个烟圈回答说：

“哎，总会有办法的。”

别看他胆小如鼠，有时却活象个恶棍一样，口吐狂言。

又过了半年。在这半年之中，茂雄并没有找到他所说的那种理想的工作。生活的贫困开始向他们袭来。他既无工作能力，又无技术专长，一旦落到这种地步，就更加显得狼狈了。

他，也开始着急了。干临时工吧，自己的身体又顶不住，再说他虚荣心又很强，象这种丢脸面的工作，他是根本不想干的。

一天，他终于找到了工作。不知是在报纸广告上找到的，还是通过其它的途径。总之，他当上了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然而，象他这种性格的人，是根本干不好这种工作的。结果，跑腿费一文没得，就又辞掉了。

又一天，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红运来了”。据说他是以“劳力投资”的形式，加入了一个经营药品的小商业公司。这个

小公司是他在保险公司跑外交时认识的几个人筹建起来的。

“劳力投资”是怎么回事儿，朝子并不太清楚。总之，茂雄每天上下班都喜笑颜开，非常得意。他说公司在日本桥附近，不过，朝子从来没有去过。

每到月底，茂雄就把工资如数地交给朝子。那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金额。可奇怪的是，工资袋的封皮上既没印着公司的名称，里面也没有工资条。朝子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因为这和他以前的工资袋截然不同。可又一想，可能也有的公司是这么搞的吧。但不管怎样，朝子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得到了钱，使她感到非常的高兴。

她曾想到，都说夫妻生活中，爱情是根本，但经济条件的稳定恐怕算是基础吧。在半年多的困难生活中，朝子曾经好几次下决心要离开茂雄。她讨厌这个懒惰的丈夫，她暗自下决心：等哪次争吵之后，非私自逃走不可。

每月有了工资收入以后，两人之间又恢复了和睦的关系。朝子觉得有些奇怪，难道夫妻的爱情是随着金钱的有无而变化的吗？而事实上，也确实是由于有了钱，才抑制住了她的火气。

公司可能是赚了钱，茂雄第三个月的工资增加了一些，第四个月又增加了许多。借款也都还清了，剩余的钱还可以添置一些衣服和家具呢。

一天，茂雄对朝子说：

“朝子，我想把公司的人叫到家来打麻将，可以吗？”

朝子听了高兴地应允道：

“好啊。可是咱家这么脏，怎么好意思让人家来呢。”

“那有什么关系。”茂雄说。

“那么，多准备点好吃的吧！”朝子高兴地答道。一想到是丈夫单位的同事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第二天晚上，有三个人来到家里。一个年纪大点儿的有四十多岁，另外两个人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左右。原先听茂雄说客人是经营公司的，因此朝子想句能是颇有风度的人。可是见面一看，并不如此，这些人倒活象一帮奸商。

四十多岁的叫川井，另外二人，一个叫村岗，一个叫浜崎。

“夫人，真对不起，打扰您了。”川井一边点点头，一边开口寒暄道。

他扁扁的脑袋，高高的颧骨，细细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村岗梳着长长的背头，打着发油。浜崎长着一副象喝过酒而涨红了似的红脸皮。

最年轻的村岗带来了牌和牌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整整打了个通宵。

朝子也一夜没有合眼，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给他们做了咖哩饭。

“夫人，给您添麻烦了。”

年纪大点儿的川井客气地说道。细细的眼睛给人一种和蔼的感觉。

端过饭以后，又给他们沏了茶。将近一点的时候，朝子才去睡觉。

可是，她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屋子很窄，她虽然是到隔壁房间里去睡，也关上了房门，但还是能听到这间房里的一切声音。

几个人可能也害怕吵醒朝子，都压低了声音。可是兴致一来就全都忘了似地叫嚷起来。

“唉呀！真她妈的臭！”

“真笨！”

笑声、点数声不时地哄动起来。这倒也可以忍耐，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哗啦”、“哗啦”洗牌的声音。这声音刺激着神经，使得你心情焦躁，难以

入睡。

朝子堵着耳朵，在床上翻来覆去，她越想静下心来，神经反而越加紧张而睡不着。就这样，直到天亮，她一点儿也没有睡着。

五

麻将这东西，大概一玩上了瘾就脱不开身了。从此以后，茂雄常常领着川井、村岗和洪崎三人到家里来玩。

“夫人，老来打扰您，真不好意思。”

“真对不起，今晚又让您不得休息了。”

听了这些话，朝于也不好把脸拉下来。特别是当她想到丈夫是靠这些人的关系，才在公司里立住脚的，因此也就更不能流露出不满意的表情。

“哎，不必客气，您们就玩您们的好了。”

朝子虽然这样回答，可是一到深夜，还得为他们做夜宵。这也没什么，可吃过夜宵后就叫人发愁了。那些“嘿！嘿！”“嚯！嚯！”的吆喝声，憋不住的笑声，稀里哗啦的洗牌声，不时地钻进耳朵，让你毫无办法，想睡也睡不着。好容易述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又冲进耳朵深处，使得神经丝毫得不到休息。

一天，朝子终于忍受不住了，她对茂雄诉起苦来。

“哎！我说，麻将可以玩，可总这样下去真受不了。我一点儿也睡不着，简直快要得神经衰弱了。”

茂雄听了，顿时满脸不高兴，开口大声叱责道：

“你可真不知趣。你知道吗，是川井他们救了我。况且我挣那么多钱，你不也得感谢他们吗？”

“这些我都知道。”

“知道就好。我跟你说，这就是当差的难处。他们要提出来打麻将，我再不愿意也得陪着啊！”

随后，他又稍微缓和了一下口气安慰道：

“亲爱的，请你忍耐一下吧。是我把他们让到家里来的，他们很高兴，而且对你的印象也不错。反正也不是每天晚上都来，你就忍耐一阵吧，过些日子我们就到别处丢玩了。”

朝子无可奈何，只好点头同意。但她总觉得丈夫好象是在欺骗着自己。

朝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不清楚川井这三个人的来历。你问茂雄吧，他总是付之一笑，根本不跟你细说。他们的公司到底都经营些什么项目，也让人摸不着个头脑。

但是，朝子心里也害怕刨根问底地逼问茂雄。那段为钱而挣扎的辛酸苦辣的日子，使朝子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她害怕现在这种高工资的安稳生活遭到破产。她茫然地预感到，追根问底，将会毁灭自己的一切。

朝子虽然不太相信茂雄的话，结果还是勉强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她一想到茂雄是在哄骗着她，全身不禁象出了许多冷汗似地非常难受。

后来，就是在不打麻将的夜晚，朝子也睡不着觉了。因此，她开始吃安眠药了。

又过了三个月。

又是一个他们约好来打麻将的夜晚。年纪大些的川井和村岗先来了，浜崎却还没到。

同茂雄一起，三个人唠了一阵闲话。可不知为什么。好象喝过酒而涨红了脸的那个浜崎，今天却迟迟不来。

“浜崎这家伙，也不知干什么呢，对他真没办法。”

梳着油光锃亮的大背头的村岗已经坐不住了。

“别那么着急嘛，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再等一会儿就来了。”

川井眯缝起他那细小的眼睛看着村岗，张开那两片薄嘴唇安慰着，实际上他也有些坐立不安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茂雄也开始不安起来。一看大家这个样子，川井就说：

“怎么样？浜崎没来之前，咱们三个人先来一局吧？”

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的大背头村岗立即附和道：

“好！咱们先来吧！”

于是，三个人就打了起来。他们不断地叫嚷着什冬“ 打得还挺起劲。（翘脚麻将——书香门第注）

“家里有人吗？”

门外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朝子出门一看，原来是附近食品店的售货员。

“您家的电话，是一位叫浜崎的先生打来的。”

“噢，谢谢您。”朝子说着回头看了看他们。

“浜崎这小子，就爱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呀！”川井一边抓着牌一边嘟哝着。

茂雄冲着朝子厉声命令道：

“现在我们脱不开身，你去接一下。”

朝子跑出门，来到了食品店。电话在食品店的里屋，店主人现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朝子道谢后，拿起放在一边儿的话筒。

“喂、喂。”朝子同以前一样，用习惯的口吻问道。

“啊！是茂雄夫人啊，我是浜崎呀！”

“啊？……”

突然，朝子拿着话筒的手变得僵硬起来。

“请您跟川井说一声，今天我有事儿，脱不开身，不能去了。喂，喂……。”

“……哎！”

“您听清楚了吗？”

“啊……。好……好，我告诉他。”

朝子好象在梦中，六神无主地放下了话筒。她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店门。

刚才浜崎的这个声音，正是三年前听到的那个声音！正是那天深夜偶然从杀人现场的电话中听到的那个声音！这沙哑的声音一直记忆在脑海的深处，永久难以忘却！

六

朝子心不在焉地把浜崎电话的口信捎给川井之后，慌忙跑进了里屋。

此时，她的心紧张得蹦蹦直跳。那个声音还是紧紧地绕在耳边，象幻觉似地久久不散。

朝子相信自己，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信这两只被人誉为听觉最灵敏、具有着电话员所特有的发达的耳朵。只要是从话筒里听到的声音，不管有多

少种类，它——这两只耳朵，都可以立即抓住它们的个性。

没错，就是那个声音。朝子心里有底了。可是……，浜崎的声音以前不知听过多少次了，他每次来打麻将都听到过，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感觉出来呢？为什么让那个声音象风一样溜过自己的耳边呢？难道是因为他的声音没有经过话筒，而使你没有听出来吗？

是的，当耳朵听到别人直接发出的声音和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时，感觉大有不同。如果对这个人非常熟悉，那么，经不经过电话，听起来声音都一样；但如果是第一次就不一样，甚至听起来连两个声音的音质都截然不同。朝子之所以没有发觉自己在他们打麻将时听到的浜崎的声音就是那天深夜的声音，正是由于没有经过电话。现在，接到这次电话之后，才知道就是那个声音。

三个人收起麻将牌不打了。

“真没劲儿，三个人打麻将，真是兴趣减了一大半。”川井说着点燃一只香烟，立起身来。

“浜崎这家伙，拿他真没办法。”村岗一面将牌往箱子里收拾，一面顺着舌头说。

茂雄一见朝子不在屋里，就大声叫道：

“朝子，朝子。”

川井突然有些奇怪地问道：

“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朝子啊？”

茂雄被问得有些不好意思，脸一下子红了。

“是哪个字？”

“噢，是朝夕的朝。”

川井的眼睛顿时失去了光彩，他刚想再问点儿什么，看到朝子走过来，就立即收住了口。

“哎呀！现在就走吗？”

川井佯装无事地用细细的眼睛斜看了朝子一眼，这一眼也许看出了朝子的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发白。

“缺一个人，打着不来劲儿。谢谢您，我们回去了。”

川井到底象个年长的人，说话总是很客气。朝子同往常一样，站在狭窄的门口目送着他们，可是今天她却表情僵硬，川井和村岗并不回头，径直地朝前走去。

“你怎么啦？”茂雄盯着朝子的脸问道。

“没怎么呀！”

朝子转过头来。她想，这件事情决不能对丈夫讲。做为妻子的朝子预感到丈夫茂雄身上有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使她不敢对他说实话。也就是说，丈夫是站在那三个人的立场上的。对他如果说实话，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就会全部被他泄漏出去。浜崎那张象喝过酒而涨红似的红脸总浮现在她的眼前。

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川井他们再也不来家打麻将了。

“他们怎么啦？”一天，朝子问茂雄。

“是不是你流露出什么不高兴的样子啦？”茂雄气呼呼地反问道。

“什么？我……？”朝子不由得吓了一跳。

“川井说咱们总在你家玩不好，往后到外边去玩吧。”

“不过，我也没流露出什么不高兴的表情啊。”

“你最近老是讨厌在家里打麻将，肯定是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川井才不高兴的。”

茂雄怒气冲冲地背起麻将用具走了。

还是有原因，不然为什么突然不来了呢？朝子暗想：突然，她一下子好象想起了什么，不禁觉得大事不妙。他们可能已经觉察到我知道那个秘密。他们——浜崎、川井、村岗都是一伙呀！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是自己太多心了吧？恐怕他们确实想换一个地方去玩吧！

然而，这种自我安慰，却被第二天茂雄无意中露出来的话给打得粉碎了。

“川井对你这个朝子的名字很感兴趣。他问你以前是××报社的吧？我说是。结果他更感兴趣了。他激动地说：‘还记得报纸上登过的那个深夜听到杀人犯声音的消息，没想到，那位电话员就是你夫人啊！’他连登在报纸上的你的名字都记着呢！”

听了这话，朝子的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了。

七

自打出了那件事以后，四、五天过去了。

这四、五天使朝子瘦了许多。她感到疑惑，感到害怕，但又不能对丈夫讲，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丈夫好象是一个令人难以捕捉的阴影，阻碍着她揭露自己所知道的秘密。他为这个不能对任何人泄露、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秘密而苦恼，这苦恼在深深地折磨着自己。

对啦！朝子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虽然不能乱讲，但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给谁，她一下于想起了一个人。对！把这件事情告诉石川汎先生吧！

石川汎就是当时报社社会部的那个副部长，也就是那天有一名重要人物突然去逝，让朝子给接电话进行采访的那个人。正是那天晚上，朝子值夜班偶然听到了杀人犯的声音。因此，不能说这件事与石川先生无关。她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现在除了同石川先生商量外，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了。

可是，时隔三年，不知道石川先生是否还在那里工作。她没再犹豫，马上来到了报社。

来到昔日的工作岗位，顿时想起了以前在这几工作的情景，不免引起一阵怀念之情。

朝子来到门口的传达室一问，才知道石川先生已经调离工作了。

“调到哪里去了？”

“调到九州分社去了。”

九州？哎呀，离这儿太远啦！朝子不免有些失望了。好容易找到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又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她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这是朝子以前常常来的地方。服务员全换了，没有一个是自己认识的熟人。这一切全变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

在这变化了的世界，当时的那个声音到现在还紧紧地追着朝子不放，这是个什么因果关系呢？这是因为那个声音的主人是象喝过酒而涨红脸似的红脸的男人，是曾多次接触过、而又没有注意到就是电话里听到的那个声音的男人。

朝子喝着咖啡，呆呆地想着，突然脑袋里又跳出一个疑问。这次听到的洪崎的声音果真就是那时听到的声音吗？自己总认为是那个声音，可是，现

在一经自己的怀疑，这个自信也就变得动摇起来了。

朝子很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且别人也都非常佩服她的耳朵听力极为敏感。可是，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离开电话交换台已经三年了，这使她对自己听觉的信赖发生了动摇。

要是再听一次浜崎在电话里讲话的声音怎么样？

对！这样一来到底是不是那时的声音，就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心里也就会有底了。用什么办法能够再次听到浜崎的声音呢？

朝子在回家的路上，绞尽脑汁，一个劲儿地想着办法。回到家里时，丈夫茂雄还没有回来。

朝子觉得很疲劳，进了屋一下子就坐了下来。她正在发呆的时候，从门外传来附近食品店女主人的声音。

“夫人回来了吗？”

“哎！”朝子应声跑出门口。

“您的电话，已经挂来好几次了。电话里没有讲名字，说您一听就会知道是谁的。”女主人显出不高兴的样子絮聒着。

朝子听了，马上想到可能是川井。她说了声“谢谢”，就飞快地跑了出去。她想：如果是川井的话，浜崎肯定也在场，或许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喂喂，”朝子将话筒紧紧地贴到耳朵上。

“啊，是茂雄夫人吧？”

确实是川井本人的声音，听起来觉得有些刺耳。

“请您马上来一下，您丈夫得了急病。……什么？噢，您不必担心，可能是阑尾炎，只要动一下手术就会好的。您能来一趟吗？”

“我就去。……喂喂，他在哪里呀？”

“文京区谷町二八零号。请您在驾笼町换坐都电①，在指谷町车站下车就可以了，我在那里等您。”

①都电：旧时，东京都经营的有轨电车。

“哦，喂喂，浜崎在吗？”

话出口后，朝子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在丈夫危急的时候，怎么还能够问别的事情呢？不过，对朝子来说，这可能比丈夫的急病还急、还重要。……

“浜崎？……”

川井说了浜崎二个字后，顿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噢，现在不在这儿。不过，他马上就会来的。”

川井的答话声中夹杂着一丝儿笑声。可是，朝子并没有注意到这笑声深处的含意。

“我去，马上就去。”

朝子放下电话，才算松了一口气。

到了那里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辨别一下浜崎的声音，这一下，一切的一切，就都可以真相大白了。

第二部　吸进肺部里面的煤粉

一

东京都北多摩郡田无町，位于东京郊区的西部，从高田马场乘西武线电气机车需要四十五分钟。这个地方因为离中央线比较远，所以总令人觉得有

些乡村气息。可是，近年来东京都人口过剩的浪潮席卷到这里，因此，这一带的农田也就逐渐地变成了住宅用地，开始建设了新的住宅楼房。

这一带仍然保持着武藏野①景色的风格。耕耘的平原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枸树、柞树、榉树、红松丛生的杂树林。武藏野的树木并没有形成宽阔无际的树林，而是狭长的林带；它并不阴森可怕，而会使人感到温柔的抚爱。

①武藏野：关东平原的一部分。指从琦玉县川越以南至东京都府中之间的地区。是一个人烟稀少，林木丛生，风光明媚的绿林带风景区，江户时代起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独步①第一次肯定了武藏野林带的特色，他说：“ 在日本文学美术史上，歌颂林野向来是以松林为主导的，在诗歌中是寻找不到‘ 在枸林深处静听着秋雨之声 ’这样的诗句的。”

①独步：国木田独步（一八七一～一九零八），明治时代的著名诗、小说作家。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而驰名，主要著作有《武藏野》、《命运》、《酒中日记》等。

这天早晨，也就是十月十三日上午六点半左右，一个少年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跑在从田无到柳洼的小路上。当路过一片树林时，他无意地朝杂树林里看了一眼，突然从已经枯黄了的树叶和草丛间发现了一件象带有花纹图案的东西。

少年停下自行车，走到草丛旁。草丛中间，铺着一条带有红色方格花纹的浅灰色连衣裙，裙于的色彩在清晨显得格外醒目、新鲜。少年发现裙子的两端露出了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脚腕，便马上蹬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拼命跑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从东京都警视厅赶来了几个验尸的人。警视厅那黑白交错、颜色分明的三辆车子虽然非常惹人注意，但因为在这冷清、静寂的武藏野的小路上升没有来往行人，所以没有多少前来看热闹的人。只有那附近稀稀落落的新住宅之间夹杂着农民百姓们的住房和三三两两地站在远处朝这里观望的几个住在附近的人们。

尸体是一个二十七、八岁、身体很瘦、鼻梁很细、长得也很漂亮的女人。她的脸痛苦地歪向一旁，整个脸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弄得有些发黑，显得很脏。喉咙部呈现出红斑似的淤血，一看就知道是被人掐死的。

女人的衣服并不凌乱，尸体周围的花草也没有被踩得乱七八糟的痕迹。各种迹象证明这个女人的反抗力量是很脆弱的。

尸体周围没有发现手提包。不知是她起初就没有带，还是掉到了什么地方，或者是被凶手给夺跑了。如果是起初就没有带手提包，就说明被害者可能就住在附近，而且从衣着来看，也并不是出远门的打扮。

警察们出于这种考虑，随即请站在远处围观的住在附近的人们辨认了一下死者，前来辨认的人们战战兢兢地看过以后，都说在这附近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不过，我想很快就可以知道她的身份的。”警视厅搜查第一科的畑中股长对石丸科长说道。他似乎还没睡醒就被叫了起来，两只眼睛半睁半闭着。

石丸科长蹲下身来，凝视着带在女人左手指上的翡翠金戒指，没有答话。

尸体被运往医院解剖去了。可石丸科长却仍然站在那里，眺望着周围的景色。说：

“这一带的景色，还真有点儿武藏野的味道呢。”

畑中股长似乎也早已忘记了破案，望着树林前方无边无垠的景色答道：

“是啊，我记得独步的纪念碑就在这附近。”

“哦，对了。畑中，今天早晨你家那边儿下雨了吗？”科长环视着四周的地面，突然问道。

“没有下呀！”烟中答道。

“我家住在莺谷，天快亮的时候我好象在梦中听到了下雨的声音，起来后一看，地面果真是湿的。你家是在……？”

“黑田。”

“黑田那一带没下雨，这一带好象也没下呀。这么说是小阵雨啦。”科长一面用鞋尖敲打着地面，一面说道。

当天下午，尸体解剖的结果出来了。

被害者年龄为二十七、八岁，死因是扼杀，大约在十四、五个小时以前被害，身体无外伤，也没有遭受奸污的迹象。解剖内脏的结果，胃里没有发现毒品，只是肺部里面粘有煤粉，凶犯做案时间为前半夜十点到第二天一点之间。

“煤粉？”

畑中股长听了汇报后，不由脱口叫道，目光冲向石丸科长。接着说道：

“这个女人是在与煤有关的环境中生活的吗？”

“这个……”

这时，解剖医生又说明道：

“鼻孔的粘膜上也粘着许多煤粉。”

二

被害者的身份，是在当天傍晚知道的。

由于晚报报道了这个案件的消息，死者的丈夫闻讯赶到了警视厅。警方立即让他辨认尸体。

“没错儿，就是我的妻子。”他肯定地回答。

警方首先对死者的丈夫进行了询问。男人说他是某公司里的职工，名叫小谷茂雄，三十一岁，住在丰岛区日出町二——一六四号。

“您夫人是什么时候离开家里的？”

“我妻子叫小谷朝子，二十八岁。”男人所问非所答地对警方说道。

他是一个又白又瘦的美丽的男子，服装的穿戴也很时髦。

这样，知道了被害者是小谷茂雄的妻子小谷朝子，年龄是二十八岁。

“昨天傍晚六点左右，我回到家里一看，朝子没在家。起初我以为她是出去买东西了呢，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她回来。我这才向邻居们打听，有人说看见她四点左右的时候出去了。”

这是隔着四、五栋楼房的食品店女主人，看到小谷茂雄焦急地寻找夫人，就主动跑出来告诉他的。

“小谷先生，您夫人接了一个电话以后，四点左右的时候，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呀！”

“接了电话？”茂雄感到意外，吃了一惊。反问女主人道：

“谁来的？”

“噢，那是我接的啊。对方没有讲名字，说夫人一听就知道了。我把您

夫人叫来以后，她朝着话筒里说了几句什么，马上就放下电话回家了，后来我看她很快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

茂雄听了，越发觉得莫名其妙了。

“她都讲了些什么？”

“当时店里正忙，我也没注意听。好象说什么坐都电……去指谷。”

坐都电去指谷？这更叫人摸不着头脑了。指谷这个地方与他们夫妇两人毫无关系，根本没有去过。

茂雄急忙回到家里，东翻西找，看看朝子是不是写了留条，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究竟是谁把妻子叫走了呢？连名字也不讲就把她叫去接电话，这肯定是和朝子非常亲近的男人。朝子可能有什么秘密在瞒着自己吧！

小谷茂雄这样心神不定地胡思乱想着，一宿没能入睡，直等到天亮，也没见朝子的影子。今天，他哪儿也没去，坐立不安地在家里整整呆了一天。看了晚报的消息之后，从被害者的年龄和服装上猜测到是自己的妻子，这才跑到警视厅来。

“这个翡翠的戒指，是我在四、五年前给她买的。”

小谷茂雄指着妻子手指上那已经面目全非的戒指说道。

有关打电话的事情，引起了警察们的极大兴趣。

“您好好想想，什么人会给您夫人打这样的传呼电话呢？”

“我也想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来有什么线索。”

“以前有过这样的电话吗？”

“没有。”

“在发现尸体的田无町附近，有什么亲戚没有？”

“根本没有。我也感到很意外，朝子怎么会到那个地方去呢？”

“您夫人外出的时候一定带着手提包吧？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您家里也不会有吧？”

“她是带着手提包出去的。是四方形黑色鹿皮的手提包，上面带有金黄鱼的卡子。”

“里面有多少钱？”

“噢，我想到不了一千日元吧。”

“有没有对您夫人心怀不满，想寻机报复的人？”

“没有，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这时，畑中股长插言问道：

“你家平时烧煤吗？”

“不烧煤，我们使用煤气，洗澡到公共浴室去洗。”

“你们附近有没有卖煤的地方？”

“也没有。”

大致情况问过，警方记下了小谷茂雄的工作单位等等以后，让他回去了。

毫无疑问，搜查本部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了把被害者调离家门的电话之谜上来了。他们立即将食品店那个接过电话的女主人传到了搜查本部。

询问的结果，同小谷茂雄讲的情况相符合。

“是小谷的夫人自己说去指谷都电的停车站吗？”

“不，不是。他夫人好象是重复对方说过的话。她说：‘去指谷停车站就行啦？’”

“嗯，除此以外，你还听到了什么没有？”

“就这些，四点左右是我们店里最忙的时候啊！”女主人继续说道：

“我只是偶尔听到了这么一句，往下的话可没注意听啊！”

“以前有没有人挂过这样的电话找她？”

“以前？……嗯……。”

女主人用手指抚摸着胖得重叠起来的双下颚，想了一想说：

“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以前有过一次。”

“什么，有过一次？”

一听这话，在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凑过身来。

“是呀！本来不是叫夫人的，是叫她大夫的，她代她丈夫来接的电话。”

“对方讲名字了吗？”

“哎，讲了，那次讲了名字。叫浜……浜什么。您看时间太长，我都记不清了。反正‘浜’字是头一个字，这个没错。”

三

关于食品店女主人说的那个电话的事情，搜查人员再次询问了小谷茂雄以后搞清楚了。

“那个男人叫浜崎芳雄，同小谷在一个公司里工作。听说那天他有事，不能去小谷家打麻将，所以就打了电话通知小谷。”

刑警把从小谷茂雄那里听到的话，如实地做了汇报。

“噢？是打麻将？这伙人的名字都知道了吧？”

“都在这里。”

记事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川井贡一、村岗明治、浜崎芳雄。

他们都是小谷的同事。以前经常一起去小谷家打麻将，近来因为工作繁忙不玩了。朝子不太认识他们，只是他们来家打麻将的时候，把他们做为客人招待一下。所以，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至于、也不可能亲切得用电话就可以把朝子叫出来。朝子也绝对不可能接到他们的电话就背着丈夫，擅自出去的。

“以上是小谷讲的大致的内容。”刑警结束了他的报告。

“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石丸科长转过脸来问畑中股长。

“据说是经营药品的公司，问了一下小谷，好象是把二、三流制药公司的产品转卖给批发商的中间商。算不上个公司吧！”

科长思考了一下，又说：

“嗯，可以再调查一下。同时，有必要对川井、村岗、浜崎进行一次调查。还有，为了慎重起见，证实一下昨天夜里他们有没有做案的时间。”

“对，确实有这个必要。”

股长立即向部下的刑警们分配了工作。

“可是，……”

股长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科长：

“小谷讲的如果是真的，那就不能认为他的夫人是被这一伙人叫出来的，您看呢？”

“小谷的话好象是真的。可是，还不能以此为理由说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不会把他老婆叫出来，直到弄清楚为止。指谷，那里究竟有什么奥妙呢？是谁的家住在那附近吗？”

科长说的“谁的家”，很明显指的是川井、村岗、浜崎三个人的住址。

后来，当刑警们把三个人的住址图拿来的时候，他们立即围上前去一看，才清楚了。

噢，原来是这样。川井住在中野区，村岗和浜崎住在涩谷区的一个公寓里啊。嗯，三个人谁也没住在指谷的附近呀！”

别说是近，连方向都不一样。科长又对股长说：

“畑中，指谷方面调查得怎么样啦？”

“哎，我正在让他们全力调查。估计这几个人约朝子在都电停车站碰的头，所以，正在车站附近打听有没有人看见长得和朝子相似的女人。另外，让他们在都电的售票员和乘客中寻找目击者。然后，以指谷町为中心，在自山、驹込、丸山、户崎町一带进行查访。”

“好吧！那么，我们也到指谷去看看吧！”科长说着站起身来。

车里，科长又拉起了话题：

“畑中，你说朝子是在什么地方被害的呢？”

“什么地方？”畑中股长转过脸来盯着科长的侧脸，不解地反问道：

“不是在田无现场吗？”

“既然是掐死的，那就难说罗。因为没有血迹，所以就很难确定哪里是做案现场啦。”

科长讲起了老家的关西话①。他用两手挡着从车窗吹进来的风，好不容易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继续说道：

①关西话以大阪和京都为中心的地区方言

“是啊！可以说做案现场就是发现尸体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别的地方做的案，然后把尸体运到那里的。你想想看，解剖的结果证明被害者的肺部附有煤粉，这就是说，朝子是在临死之前吸进了煤粉。可是，发现尸体的田无现场连个煤碴儿也没有哇。”

“可是，不能说肺部里面的煤粉一定就是被害时吸的吧？也有可能是在被害前几个小时、或者是前几天吸的呢。”股长反驳道。

“嘿，你呀，也不想想。一个女人一感到自己的脸脏了就要马上洗掉的哟。不是说连鼻孔里都有煤粉吗？这就是说，朝子这个被害者在被杀害之前根本没有时间洗脸。所以，我说是在临死之前吸的。”

“啊，有道理。这样一来，就是说凶犯在别的地方做案后运来的罗。”

“还不敢肯定，但我想是有这种可能的。”

“那么，调查被害者所走的路线就越来越重要啦。”

不一会儿，车子来到了指谷都电停车站，两人立即下了车。

这里是个斜坡，从水道桥驶过来的电车，正吃力地向坡上爬着。科长站在原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形后说：

“喂，我们到那儿去吧！”

说着，两个人跨过了电车的铁轨。他们爬上狭窄的坡路，通过路旁的菜铺阿七姑娘①的小庙，来到了高岗上。从这里可以看到眼下那象狭谷一样的长街。

①阿七姑娘是江户时代留传下来的民间恋爱故事中的一个卖菜的女主角。为能见到自己的恋人而放火，后被判火刑，十六岁被处死

“这附近没有工厂啊！”

科长一边眺望着四周一边说道。在这一带连座烟囱也没看到。只有那一排排整齐的屋脊，在秋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畑中知道了科长的心思，他是在寻找着有煤的地方呢。

四

此后，才过了两天，就又弄清了许多情况。

首先，关于被害者朝子的踪迹。在指谷一带查访的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收获。最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店的女主人看见朝子外出的时间是四点左右，以此可以推测出她到指谷电车站的时间是五点到五点三十分之间。这段时间正是上、下班的高潮。在这种人多拥挤的情况下，谁能注意到卷在人流中的朝子呢。连都电的乘务员也都说没有注意到。

那么，从到达指谷电车站的十二日下午五点或五点三十分起到十三日早晨六点三十分在田无町发现尸体为止这一段时间，朝子在什么地方了呢？本来，偶然发现尸体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而到底在这以前多少时间才将尸体放在这里的呢？假设同解剖的结果所证实的一样，做案时间为十二日晚上十点到十三日早晨零点之间的话，她活着的那六、七个小时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呢？仍然没有找到行踪线索。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朝子在幸存的这段时间里就已经到了现场附近，肯定要使用什么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对田无附近的车站进行了调查。朝子要是从东京方向到田无来，路程最近的是乘从高田马场发出的西武线电车，在田无下车。其次是乘从池袋发出的西武线电车，在田无町下车。或乘中央线在武藏境下车，然后乘公共汽车去田无。可是，田无，田无町、武藏境等车站人员都说没有看到过象朝子模样的女人。再者，他们也估计到或许是乘出租汽车来的，所以，他们走遍了市内各个出租汽车公司。调查的结果，没有从司机那里找到任何什么线索。

此外，如果是凶犯在什么地方杀害了朝子，然后将尸体运到现场的话，侦察工作也就更有局限性了。因为罪犯绝对不可能利用电车、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来运尸体。假如是用汽车的活，除非是个人用车或是与出租汽车的司机合谋做案。无论如何，车上装着一具尸体这是难以骗人耳目的，因此，同司机合谋做案则成为绝对必要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机是不可能做为目击者出面向警方报告真情的。

再者，被害者鼻孔和肺部粘有的煤粉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这是请 R 大学矿山专业试验室进行化验的，用特殊显微镜检查的结果，炭化度反射率为六·七零。据说这个炭化度说明煤的质量非常好。这种煤产于日本北九州的筑丰煤矿，或是北海道的夕张煤矿。

而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对川井、村岗、浜崎三人从十二日傍晚到十三日中午的行动进行了调查。村岗在涩谷的酒馆里喝过酒后，在五反田的朋友家里过了一夜，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没有问题，另外，川井和浜崎十二日下午七点左右来到北多摩郡小平町铃木八寿家，这也是事实。

“什么？小平町？”

听了这个汇报，石丸科长和畑中股长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也难怪，因为小平町是在离发现尸体的田无町往西二公里的地方。

“铃木八寿究竟是什么人？”

“据说她是川井贡一的情妇，川井每月到这里住四、五个晚上。”进行这方面调查的一个刑警报告说：“最近，川井为她盖了一个五十二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在这里的生活完全同夫妻生活一样，而且同邻居之间的来往也很频

繁。”

“嗯，这倒有些可疑。”畑中股长晃了一下头说道。

随即，搜查本部对他们当天夜里的行动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和询问川井、浜崎以及那个年过三十的女人铃木八寿的供述中一致的部分内容迅速整理成文，大致情况如下：

十二日下午三点，川井和浜崎在新宿看电影，六点左右离开电影馆。七点钟以前，两个人来到小平町铃木八寿家（根据这一陈述，刑警做了调查，结果没有得到证据。因为电影馆人多屋暗没人注意，而下午七点钟的时候，天也已经黑下来了。位于小平町西头的铃木八寿家附近，家家户户的窗子早已上了套板，漆黑的夜晚又没有几个行人，因此，并没有谁看到他们两个人）。

七点左右，为了感谢平时照顾铃木八寿的三个邻居，川井约他们去立川市听浪曲①，浜崎也一同去了。浪曲散场的时间是九点三十分，他们乘出租汽车，于十点多钟到铃木家门前。

①浪曲：又名浪花小调。江户时代后期形成，明治时代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表演时由三弦师伴奏，一人说唱，颇受群众欢迎

这时，川井说在铃木家准备酒菜，让他们一会儿过来喝酒。邻居三人虽然已经谢绝，但经不住川井再三请求，只好答应着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二十分钟以后，川井亲自来找，说已经准备好了。三个人来到铃本八寿家时，各种酒菜早已齐备，五个人开始喝酒。到了十一点左右，浜崎说他有事，就先回去了。川井和邻居三人一直喝到早晨三点三十分左右，结果都住在川井家里。川井和八寿睡在隔壁房间里。

大约七点钟，三个邻居的妻子各自来叫自己的丈夫。这时，八寿穿着睡衣，披着和眼外套走出门来。

“川井还睡着呢，让我跟他讲一声吧！”

说着，不管她们怎么阻拦，还是叫起了川井。

川井现出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出来弯腰施礼，“很抱歉地说：

“对不起。”

（这一点都从邻居三人及其妻子那里得到了证实）。

五

“浜崎十一点离开铃木八寿家”，这引起了石丸科长和畑中的注意。因为朝子的死亡时间大约在十点到零点之间，而铃木八寿家距尸体现场又只隔二公里远。

“浜崎？不就是和被害者最初在电话里讲话的那个男人吗？”科长问畑中。

“是的。就是说不能去打麻将的那个男人。朝子是代替小谷前来接他的电话的。”

“嗯，我看，浜崎曾同朝子通过一次电话，这一点很可疑。还是再调查一下吧！”

浜崎芳雄，是一个大扁脸、小个子的男人，今年三十三岁。他目光呆钝，讲起话来老是懒洋洋的，脑袋的反应也很迟钝。

他是这样回答警方的询问的：

“在川井那儿（即铃木八寿家）喝了一会儿酒，后来我想去新宿二号街，就说有事儿先出来了。‘弃天’家那里有一个我喜欢的女人，名叫 A 子。我

从国分寺坐中央线在新宿下车，十一点四十左右到了‘ 弃天 ’家里，晚上就住在那儿了。可是，由于好久没来，A 子的态度很不好，我和她吵了一架，早晨五点多一点儿就离开了‘ 弃天 ’家。然后乘电车到了千驮谷，在外苑的长椅子上睡了大约二个小时，八点左右回到了涩谷公寓。”

根据浜崎的供述，刑警来到了新宿公娼街的“ 弃天 ”家，对 A 子进行了调查，得知情况属实。

“哎呀，是浜崎的态度不好啊。不知怎么，他怒气冲冲地，五点左右外面还黑着呢，他就跑出去了呀。”A 子这样回答道。

后来才意识到，当时刑警忘记问她一个重要的事情了。

这样，浜崎十一点从小平町铃木家出来，四十分钟以后到达新宿‘ 弃天 ”，这已经很清楚了。由此看来，他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去离小平町二公里的田无杀害朝子。而且，他到次日早晨五点为止，一直在“ 弃天 ”同 A 子在一起，也不可能在这期间跑出来做案。

“这么说，他没有做案的时间，嫌疑也就比较小啦！”

“是啊！”畑中无精打采地回答。

“可是，朝子确实是被熟人杀害的，这绝对没错啊。”

确实是这样。一个电话就能把她叫出来，这说明是和她的关系相当密切的人。正因为如此，朝子才服服贴贴地跟着那个人从指谷一带一直走到田无那么远的地方。

“朝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害的呢？ ”科长咬着手指头说道。

股长这才注意到，科长是在说煤粉的事儿。经科长这么一提，他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

“科长，再调查一下市内各个工厂的贮煤场吧！”

“好吧。”

科长立即同意了。他不能忘记被害者的鼻孔和肺部粘着的煤粉。

如果对市内所有工厂的贮煤场都一一进行调查的话，需要相当多的劳力和时间。究竟有多少工厂呢？而且，在这些贮煤场果真就能发现和本案有关的线索吗？一想到这些，真让人感到灰心丧气，没有什么指望了。可是，他们仍然想试试看。

果真，他们动员了刑警开始对市内工厂的贮煤场进行走访。可是直到第三天，还是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

正在这时，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喜报，飞到了正在被高山拦住去路、陷入困境的石丸科长的身边。俗话说，老天有眼。这虽然是句老掉牙的活，可是现在的石丸科长却完全是这样认为的。

报告说：十三日早晨，田端警察署管辖的派出所收到了一个遗失的手提包。是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上学路过田端机车库的贮煤场时捡到的。手提包是方型黑色、鹿皮的，里面装有用蜡染花布做的蛙嘴形女式小钱包以及梳妆用具、手纸等物品。钱包里装有七百八十日元现金，并没有发现名片。派出所的警察以为这个手提包与此案无关，就没有向搜查本部报告。这是一个刑警来到派出所调查贮煤场的情况时问出来的。

搜查本部马上将手提包拿来，并把小谷茂雄也传来辨认手提包。

“确实是我妻子的。”小谷茂雄肯定地说。

“你夫人和田端那里有什么关系吗？ ”

“没有哇，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呀。”小谷呆果地回答道。

石丸科长和畑中来到了田端贮煤场。一个警察带着捡到手提包的小女孩和女孩的母亲正在那里等候。

“小朋友，你是在哪儿捡到的呀？”畑中问。小女孩用手一指说：

“就在这儿。”

为调换机车而铺设的十几条铁轨的西侧，有一座大型吊车。吊车下面是机车用煤的煤堆，煤堆有些倒塌，煤炭哩哩拉拉地一直撒到院内的栅栏附近。沿着栅栏有一条生了锈的废线路，离公路很近。那个手提包原先丢在栅栏和废线路之间。小女孩可能是在这条公路上走，路过这里的时候发现的。那里散有许多煤块儿，似乎是从煤堆上滑滚到这里的。

六

石九科长和畑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环视着四周。吊车正在往货车上装煤。东侧，调换机车的作业正在不断地进行着，汽笛声、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行驶中的国电①的叫声响成一片，令人听了心情烦躁。

那段废线路的西侧，有一排车站的仓库，仓库后面是同铁道并行的公路。公路上，各种卡车川流不息。四周充满了机车库所特有的嘈杂而又紧张的气氛。

“我说……科长，到了深夜，这些噪音就全都没有了吧！”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哪。”

被害者的死亡时间为晚上十点至零点之间。到了这个时间，周围就会静得令人毛骨惊然。而凶犯为什么能够把朝子服服贴贴地带到这个地方来呢？

是的，案件的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状况下顺利地进行的。从朝子被电话叫出来去指谷车站，到朝子同犯人来到这个田端机车库的贮煤场，整个途中，都没有发现被害者进行反抗的迹象。这一切，都给人一种驯服地跟随着犯人走的感觉，这是说，朝子四点左右出来以后，一直跟着犯人转了七、八个小时，这说明朝子是非常信任那个犯人的。

①国电：国营电车，即日本国有铁路电车线

科长在女孩抬到手提包的附近来回地走着，寻视着。一会几，他在离遗失手提包的地点大约十步左右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畑中，你看！”他用手指着地面叫到。

原来，倒塌的煤堆从栅栏中溢出来铺了一地。其中有一部分好象被什么东西平整过，但还可以看出凌乱的痕迹。

“案件已经发生五天了，说不定原来的现场已经给破坏了吧。”

从科长以后的行动来看，畑中才明白了他这句话的含意。他来到栅栏内的仓库左侧的办公室前，推开了玻璃窗子。里面有三个站员正在那里闲谈，听到响声一齐转过脸来。

科长拿出了自己的名片，问道：

“十三号的早晨，这一带有没有什么变化？比方说，象有人搏斗过的痕迹啦。”

他一问是否有人搏斗过，对方马上想起了什么似地回答道：

“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嗯，是那天早上吧！我们八点三十一分左右上班来一看，那儿的煤炭给人搞得乱七八糟的。”

所说的“那儿”，就是科长所指的地方。对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说：

“瞧那个样子，倒好象是一男一女俩个人调情时给弄过似的。我们这儿

的 A 君看了，觉得心里怪恶心的，就拿管帚把那些散得一地的煤末儿和土都给扫了。”

科长听了，心里抱怨着：真是多此一举。但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也就没有怪罪他们。仅仅是听到了当时现场的情况这一点，也就应该有所满足了。

石丸科长转身向等在那儿的车子走去。他发现抬到手提包的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还站在那里，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地走到少女身边，抚摸着她的头问道：

“噢，对了。小朋友，你抬到手提包的时候，那手提包是湿的吗？”

“不是啊，没有湿呀！”

女孩仰起小脸儿，出神地望着天空，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明确地回答：

“就是，没有湿。”

“噢，你再好好想一想，是真的没湿吗？”科长又问了一次。

“就是吗！我去派出所的时候，是用两只手抱着去的呀。”

女孩这样回答，说明了正因为没有湿，所以才抱着去派出所的。

科长一钻进车子，就对司机命令道：

“从这里抄最近的路，丢田无町。”

司机歪着头想了想，马上转动了方向盘。这时，科长看了一下手表。

科长一边看着车外那掠闪过去的景致，一边对坐在身旁的畑中说：

“这回该知道做案现场了吧！”

“能肯定吗？”

其实，畑中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只不过是想探一探科长的想法，才这样反问道，科长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递给畑中看。也不知什么时候，科长把现场的煤碴、煤末儿装了一信封。

“你看，一切都由它来决定啦。”

科长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车子从驹介穿过巢鸭、池袋、目白，登上昭和大路向西行驶。又左拐右折地跑了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荻洼的四面道，驶上了青梅街道，一上了青梅街道，顿时变得平坦宽阔，人的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车子笔直地朝西疾驰而去。

科长望了一下眼前的时速表，指针正对着五十公里的数字上下摆动着。

不久，车子驶进了田无町。穿过这条町以后，来到了杂树林。

科长命令把车子停在发现朝子尸体的地方之后，马上看了一下手表。说道：

“从田端到这儿，花了五十六分钟。现在是白天，要是在夜里的话，出租汽车或是摩托车可以跑六十公里左右。嗯……，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吧！”

科长指的是犯人在田端杀死朝子以后，把尸体运到这里所需要的时间。

科长和畑中从车子上下来。两人都张开双臂，贪婪地呼吸着武藏野这清爽的新鲜空气。

七

石丸科长返回警视厅后，立即命令进行两个调查。

一是去中央气象台核实一下十三日早晨田端附近的降雨时间是从几点开始到几点为止。

二是委托 R 大学矿山专业试验室对信封里装回来的贮煤场的煤末儿进行炭质化验。

布置完毕之后，科长点燃一支香烟沉思起来。一会儿，他拿起一支铅笔，在桌子的纸上开始写起什么来。

这时，烟中走了进来。他看见科长的样子，立即停住脚步，问道：

“您在工作吗？”

“噢，没关系。来吧！”

科长说着，可他那写字的手并没有停止。烟中坐到侧首的椅子上。

“科长，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涉及到这次做案的动机。”

烟中两眼呆呆地望着科长握着铅笔正在挥动着的手。

“是啊，到底是什么动机呢？”

石丸科长搭讪着，但他仍然没有停止挥动着铅笔的手。

“是盗窃吗？恐怕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吧？”

“嗯，是啊。”

“由于怨恨、痴情而进行报复？可我叫刑警进行了调查，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朝子这个女人，同小谷茂雄结婚之前，曾在一家报社当过电话员。对报社进行调查的结果：朝子是一个性格非常温柔、老实的女人，报社的人们对她的评价也很好，没有什么男女关系不清楚的地方。象她这样的人，不会有谁为了报仇雪恨要杀害她的。可是，这个案子又是同被害者认识的人干的，这就叫人捉摸不透了。”烟中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是呀，我也是这个意见。”

科长这才抬起头来。与其说他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见解，倒不如说他是因为写完了什么东西。

“啊，动机不清楚，只能让实际材料来理出这团乱麻罗，别无办法。来，你先看看这个。”

说着，他将刚写好的纸递给了烟中。烟中两手展开纸看了起来：这是一张象一览表似的东西，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到：

（1）小谷朝子。12 日下午 4 时左右，接到某人电话后，不久外出。电话似乎让她去指谷。到 13 日早发现其尸体的 14 个小时去向不明，尚无证据，经解剖鉴定，朝子遇害为 10 时至 0 时之间。假设田端储煤场为做案现场，情况将是如下：朝子 4 时 30 分左右离家，5 时左右到达指谷停车站（估计）之后，约 7 个小时去向不明。10 时至 0 时，朝子于田端被害。此后 6 个小时尸体下落不明。此间，罪犯将尸体转移。13 日早 6 时 30 分，于田无町发现被害者的尸体。（2）川井贡一。12 日下午 3 时至 6 时，同浜崎芳雄在新宿电影院（无第三者证明）。6 时至 7 时离开电影院，与浜崎来到小平町铃木八寿家（除铃木八寿外无证明）。7 时 30 分与浜崎、邻居三人同去立川市听浪曲。9 时 30 分散场后，一起回到小平町铃木家前。10 时 10 分分手，此时约定三人稍后来家吃酒（邻居三人证明）。之后，20 分钟，与浜崎、铃木八寿同在八寿家

..（滨崎、八寿外并无证明）。10 时 30 分，川井出面分别邀请邻居三人来家。一同回到铃木家的时间为 10 时 50 分左右（邻居三人证明）。直到次日天明前（3 时 30 分）一同饮酒，后留三人住宿。川井到邻室同八寿共寝（三人证明），睡至 7 时 30 分。早 7 时 30 分左右于铃木八寿家会邻居三人之妻。

（3）浜崎芳雄。12 日下午 3 时至 6 时同川井贡一在电影院（无第三者证明）。之后同川井贡一一起行动。晚 11 时离开铃木八寿家（邻居三人证明）。乘电车于 11 时 40 分到新宿“弃天”楼上，唤起 A 子。13 日早 5 时多，说与 A 子吵架不合离开“弃天”（A 子证明）。后到 8 时为止，睡在外苑长椅上约 2 个小时（无证明）。

（4）村岗明治、小谷茂雄。明显没有做案时间，故作略。

“怎么样？太复杂了吧？”科长问。

“不不，很清楚。”股长答，然后用手指着表中注有黑点的地方问道：

“这二十分钟加了黑点，是什么意思呢？”

“噢，这个啊。这二十分钟是川井和浜崎在朝子被害期间之内，唯一没有第三者证明的空白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属于川井、浜崎和铃木八寿这三个人的时间。铃木是川井的情妇，所以不能做为证明的对象。”

是的，此话有理。川井和洪崎，正如科长所说的那样，只有从十点十分（听过浪曲回到八寿家前同邻居三人分手）到十点三十分（再次出面邀请邻居三人）为止的二十分钟，得不到第三者的证明，而这个时间恰好在被害者死亡时间的范围之内。

“可是，做案现场是田端机车仓库贮煤场，这是明摆着的事。被害者好象在临死之前吸进鼻孔和肺部的煤粉，大概和这个贮煤场的炭质是相同的。试验的结果不久就会知道。这样一来，即使有二十分钟的空白时间，川井他们要从小平町赶到田端贮煤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呀。我们乘厅里的车子从田端到小平还用了五十六分钟呢。就算再快一点儿，恐怕也得需要四十分钟吧！往返就得八十分钟，而且，还要加上做案的时间呢。只要证明他们确实在小平町，这二十分钟的空白，恐怕是起不到什么能够破案的作用吧。”

从小平町到田端有四十五公里，无论多么快的车，在二十分钟之内往返一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八

科长命令的两个调查，结果都回来了。

第一，是来自 R 大学的报告。化验结果证明，科长从现场收集的煤粉和被害者吸的煤粉是同一炭质。另外，从机车库这里也了解到贮煤场的煤是从九州大浦煤矿运来的“筑丰煤”。

“现场就是田端，这下子该肯定了吧！”

尽管结果已经很清楚了，可是，石丸科长却仍然闷闷不乐。

畑中是理解他的心情的。如果说做案现场就是田端，那么，川井和浜崎也就都不具备做案时间。似乎是有些罗索，然而又必须说明：只有二十分钟无旁证的时间，要做案确实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另外一伙人杀死了朝子，做案时不小心或根本没注意到遗失了的手提包，就将尸体运到了田无町呢？如果不这么考虑，那就不符合情理。

第二，是来自中央气象台的答复。十三日佛晓之前日端一带的降雨时间大约在三点至四点五十分之间。

“对！问题就在这里，畑中。”

科长说着，将降雨时间表递给畑中看。

“这就是突破口。”

“什么？突破口？”

畑中听了科长的话，不禁奇怪地追问了一句。

“那个抬到皮包的小女孩不是说皮包没有湿吗，收到女孩送来手提包的警察也说没有湿。这不就怪了吗？小女孩是八点左右抬到的，所以毫无疑问，手提包应该而且也必须是被下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雨淋湿的。可是，手提包却一点儿也没有湿，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啦，手提包是朝子被害时丢的，照理说是应当被三点左右下起来的雨给淋湿啊！”

“那，为什么没有淋湿呢？”

“雨停了以后，也就是五点钟以后，字提包才丢在现场的。”

“对，正是这样。虽然不太合辙，但是，客观的逻辑只能是这样。”

“可是，科长，死者是从前半夜十点到零点之间被害的，而手提包却是五点以后掉在现场的，这也不符合逻辑呀。”

“对，我刚才说的不合情理就在于此。可是，客观事实是难以推翻的，只能说我们的推理在什么地方有错误。”

究竟哪里错了呢？对于这一点，石丸科长也闹不清楚。朝子于十点到零点在田端贮煤场被害；川井这个时候正在铃木八寿家；浜崎从铃木家出来乘电车来到新宿公娼街，住在“弃天”家；这些都是事实。而被害者的手提包是在五点以后丢在田端现场的，这也是事实。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既杂乱无章，又各自独立，互不关注。简直象一组失调的齿轮，龃龉不合，无法运转。

“可是，这些线索虽然互不关连，但又不象有假。特别是手提包，五点以后丢在现场、这件事儿倒有些出人意料，可正是这一点却是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到现在还是稀里糊涂，一点儿也摸不着门儿。”

这时，一个年长的刑警出现在门口。

“可以进去吗？”

刑警见科长点了下头，就来到科长的桌前，开始向二人汇报起情况来。

“关于铃木八寿，我们在小平町进行了查访。她是川井的姘头，好象没有什么职业。川井同邻居们的关系处得很好，邻居对他的评价也不坏。案件发生的那天并没有见川井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一切都同川井讲的一样。嗯，只是有一点，不知能不能起到参考的作用，……”

“你说吧！’”

“铃木家同左右邻居相隔较远，那一带都是这样，家与家之间大约有五十米远近。听说铃本八寿在白天晚上七点左右，到东房邻居家借了一把扇子。”

“借扇子？”

科长和股长相互看了一下。

确实，十月中旬借扇子，倒有些奇怪。然而，又并不奇怪。

“所说的扇子，就是饭煽火用的大圆扇子。这虽然不是奇怪的事情，可是铃本家平时是用煤油炉做饭，总也不用扇子，所以她家里可能没有扇子吧。听说，铃木八寿去还扇子的时候，说是把扇子用破了，买了一把新扇子还给了邻居。这个邻居说他们也感到奇怪：挺结实的一把扇子，怎么会使坏了呢？这次了解到的就这些，不知道同这个案件有没有关系。”老刑警结束了他的汇报。

刑警走了以后，石丸科长和畑中股长又一次互相对眼望了一下。从两个

人的表情来看，倒也很难判断，他们是否对这把扇子产生兴趣呢？

九

当天傍晚，畑中又被叫到科长的房间。

石丸科长似乎格外高兴，一见到畑中进来就立即眉开眼笑地说道：

“畑中，你不是说那个于提包是突破口吗？我琢磨了一下，好象是有些道理嘛，啊？”

“噢？您是说……？”

“啊，来，你看看这儿。”

还是上次看过的那张表。科长指着浜崎芳雄名字下面的一段。上面写到：

13 日早 5 时多，说与 A 子吵架不合离开“弃天”

（A 子证明）。

“啊！原来如此。”

手提包被丢在现场，正是五点钟停雨以后。

“这两个齿轮总算用‘五点’这个时间给合上牙了。”科长颇为得意地说道：

“从新宿到田端，就是坐国电也不过二十分钟吧。五点离开新宿，到田端现场也就是五点三十分左右。把手提包放在那里就可以返回来去外苑睡觉。”

“哎？您是说，朝子的手提包是浜崎放在那儿的吗？”

“嗯，这是最合适的。不妨我们按逻辑来推理一下试试。而且，你想想，浜崎说他离开‘弃天’以后，在外苑的椅子上睡了两个小时，这是没有第三者证明的事儿。哦，对啦。赶快派人去问问‘弃天’的 A 子，看看浜崎的话符不符合事实吧！”

被派住新宿的刑警很快就回来报告说：

“浜崎那天晚上来幽会的时候，带着一个象包着饭盒一样的报纸包。A 子曾问过他那是什么，浜崎没有理睬她。A 子也不好再问，事情就算了。”

听了刑警的报告，石丸科长很高兴，颜色也顿时变得明朗起来。然而，他又有些火气，不禁懊悔地唠叨起来了：

“最初去查访 A 子的那个刑警要是早点儿问就好了。看来这家伙是忘了询问洪崎当时带没带什么东西这个重要的问题啦。”

随即，科长又命令畑中道：

“你马上把浜崎给我叫来，问问报纸里包的什么。”

浜崎芳雄被刑警叫来了。然而，不管畑中怎么质问，他都佯装不知。

“我没带那样的东西，是 A 子记错了。”

仅仅为了这么个小事儿就把他叫来，他似乎很不满意，气得他鼓着腮帮子，大声叫道。

“哎，好了。你要是不知道我就来告诉你吧！那里面包的是被害者朝子的手提包！”

畑中的申斥虽然很严厉，可浜崎只是毫不在意地翻了个白眼，冲着畑中说道：

“别开玩笑了吧！我怎么能拿她的手提包？你是说我在什么地方抢来的吗？”

他反而转守为攻，并不直接回答问题，畑中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道：

“你五点多离开‘弃天’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去田端了吧？你把于提包放在贮煤场以后就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公寓，是不是？”

“岂有此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

浜崎说着把脸转向一边。他脸色发白，暗淡的眼睛更加变得无光无彩。然而，却没能掩饰住他那动摇的表情。畑中一直盯着他那每一个表情的变化。

“科长，果真是浜崎把手提包丢在那里的啊！别看他装做不知道的样于，没错儿，肯定是他。”

“嗯。那你们把他怎么处置了？”

“为了保险起见，先把他作为盗窃嫌疑犯拘留起来了。”

科长满意地点点头。

“可是，浜崎是在什么地方把朝子的手提包夺下来的呢？不搞清楚的话，在抓不到证据之前还得释放他呀！”

“先不管释放不释放吧。让人搞不清楚的，倒真是不知道这小子是在什么地方抢来的手提包。他当时在小平町铃木八寿家，十一点离开那里，十一点四十五分到‘弃天’上，楼，这同途中乘电车所需要的时间正好相符，根本没有把朝子带到田端杀害的时间。而且，同其它的事实也挂不上钩哇。”

“那么，浜崎为什么特意把手提包丢到田端现场去呢？”

“是啊！真叫人捉摸不透。”

“那手提包也许是在朝子的尸体被运到田无之后扔的吧！可是，又是谁运的尸体呢？真是越来越糊涂，又象一组齿轮对不上牙了。”

石丸科长听到畑中又说齿轮对不上牙，不禁笑了起来。

“可是，犯人在田端做案后，为什么要把尸体运到田无呢？”

“可能怕被人知道田端是做案现场后对他们不利才这样干的吧！或者是犯人出于要隐蔽做案现场的心理，才在 A 地做案后将尸体转移到 B 地的吧！”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特意把手提包丢到田端去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畑中不知不觉地将浜崎做为罪犯来阐述他的推论了。

石丸科长并没有制止这种比喻法，而且，他也无意识地默认了他的推理。两个人的大脑都不约而同地绘画着罪犯的轮廓。

“是他？”石丸科长挠起头来。

先不说犯人在手提包上耍的鬼花招，粘在朝子肺部和鼻孔里的煤粉早已毫无疑问地证实了田端机车库贮煤场就是做案现场，这是不可推翻的事实。

川井贡一，在推测朝子被害的时间范围内，确实是在北多摩郡小平町铃木八寿家里，这已有邻居三人的证明。其中虽然有二十分钟得不到旁证，可是，在这二十分钟之内要往返小平和田端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矛盾重重，而同时刻印在石丸科长和畑中股长脑海中的凶犯影橡，正是那个细眼睛扁脸庞的川井贡一。

畑中股长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家里的人都洗过了澡。

他家最近安装了一个浴槽，实现了他梦寐已久的愿望。浴槽是用今年夏季的奖金买来的。

他把身子浸在浴槽里，冲着老婆叫道：

“哎！我说，水有点儿凉啊！”

他老婆马上跑过来，往浴槽的炉灶里添着煤。煤在燃烧着，火焰把整个

暗淡的房间映得通红。

畑中看着一闪一闪的红光，不禁联想起和案件有关的煤来。他想起那粘在被害者肺部里面的煤粉；在贮煤场亲眼所见的煤堆；科长用信封从现场带回来的煤碴、煤末儿；以及科长打开信封口递到自己眼前的，煤……。

水，渐渐地热起来了。水面上，畑中只露出一个脑袋，他一动不动地想着，思索着，他总觉得好象有一件什么东西在他的脑海里徘徊着。他本来应该把这个无形的暧昧的东西抓往，拿出来，然而，又一时捕不到影，只能呆呆地坐在浴槽里等待时机。

“现在水怎么样啦？”老婆问他。

“嗯。”

他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从水里站起身来，无意识地往毛巾上打着肥皂。

他的脑海仍然在转动着。现在映入脑海的镜头，是石丸科长递给他的装有煤碴的信封。

他正想得发呆。突然，他似乎抓到了什么，问着自己：对呀！用信封不是也可以带煤吗？

他突然跳出浴槽，连身上的水珠也顾不得擦一擦，急忙向老婆发出了命令：

“哎！快把衣服给我拿来！”

“哎哟，这么晚了您还出去呀？”

“嗯，到科长家去一趟。”

畑中穿好衣服，走出家门，心情无比兴奋。他用附近的公用电话挂到科长的家。正好是科长本人接的电话。

“什么事儿呀？畑中。”

“科长，那个事儿让我搞清楚啦，现在我就去您家跟您讲吧！”

畑中放下电话，兴奋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了。他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随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石丸科长正坐在被灯光照得明亮的客厅里等着他。科长的夫人端来了咖啡就回里屋去了。

“你说什么事儿让你搞清楚了呀？”

石丸科长见畑中那个高兴劲儿，就把身体从椅子上往前凑了凑。

“是您装煤的信封启发了我。”畑中开始说道。

“信封？”

“是的。科长不是用信封把田端贮煤场的煤碴装回来进行化验了吗？那个罪犯也采取了同您一样的做法。”

“噢，那么……？”

“就是说，罪犯也把田端贮煤场的煤粉装在大信封，或者是什么容器里面带回去。然后，在什么地方杀害朝子之前，让她吸进大量的煤粉。恐怕是把她关在很窄的地方，硬逼她将煤粉吸进肚里，他这才需要借来一把扇子。就是说，用扇子将煤粉扇到空气中，就是被害者再反抗，也只能眼睁睁地同空气一道儿，把煤粉吸进肺里。”

畑中说着说着，当时的情景似乎象银幕一样地展现在他眼前——一把大扇子在朝子面前一个劲儿地煽动着：煤粉同灰尘一起到处飘舞着；一个人死死地按住朝子，朝子痛苦地呼吸着，拼命地挣扎着……。

“后来，罪犯们看到扇子被煤粉给弄黑了，害怕留下证据，第二天这才买了一把新扇子还给邻居。”

“这么说，田端贮煤场是伪装好了的假现场罗？”科长问道。

“是的，罪犯考虑得很周到。他们知道咱们一定要解剖被害者的尸体进行检验的，当发现肺部粘有煤粉，就一定会认为是被害者自己吸的，不会有人认为是旁人从中作弊。所以，只要发现有和尸体中的煤粉是同一炭质的地方，那里就肯定会被认为是做案现场。”

“那么，为什么要把手提包放到田端去呢？”

“那是为了让人捡去，交给警察。也就是说，罪犯想通过这个手提包告诉当局：‘这里就是现场’。不然的话，往被害者的嘴里煽了半天煤粉，而不让人知道有这种煤的地方，那不就白费了吗？”

“嗯，这么说，他们的目的是想制造没有做案时间的证据吧？”

“对。罪犯是想说明在短促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往返于田端和小平町的。无论开多快速度的车，往返一趟也需要一小时二、三十分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没有旁证的这二十分钟，是不能被列入怀疑的范围之内的。”

“什么？二十分钟？……啊！就是川井同邻居分手到再次找他们的时间，从十点十分到十点三十分这二十分钟吧？”

科长好象把这二十分钟加了黑点的时间给忘掉了似的。

“是的。这二十分钟是在铃木八寿家里，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杀害了朝子。”

“你是说他们把朝子带到铃木八寿家里去了？”

“正是。他们肯定是把朝子叫到指谷，然后出水道桥，一起乘中央线来到国分寺。铃木家附近的房屋比较分散，即使发出大点儿的声音也不会被外人听见。而朝子呢，她同川井于七点钟左右来到铃木八寿家以后，肯定被监禁起来了。川井为了伪造时间上的证据，七点钟以后同邻居一起去立川听浪曲。九点三十分散场后，他们于十点十分左右在铃木家前分手后，急忙用上述方法，逼迫朝子吸进煤粉，随后把她掐死，先将尸体放在仓库或壁厨等地方。之后，川井到邻居家去接客，这时是十点三十分左右。凶手当然是川井、浜崎和八寿三人，做案现场是铃木八寿的家。”

“呶，不错，有道理。”科长想了想后，点头说道。

“邻居来了以后，就开始喝酒了。而浜崎要把手提包放到田端贮煤场去，所以，他十一点离开了八寿家。川井同邻居的几个人一直喝到拂晓前三点三十分。”

“那么，是什么时候把被害者的尸体运到田无现场的呢？”

“噢，三点半以后，人们都睡着了吧！川井和八寿睡在隔壁的房间里。睡觉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当他看到几个人都酩酊大醉，睡得象摊烂泥，就从仓库或壁厨里取出尸体，走了二公里的路，扔到了田无西边的杂树林里。”

“走了二公里的路？”科长呆望着烟中，重复着他的话问道：

“是用车运去的吗？”

“不，用车运肯定会留下什么证据，肯定是川井背着去的。被害者是个女的，身体轻，象川井那样健壮的男人是不费力气的。我看，他们担心的只是怕在路上遇见什么人。但是，在三点三十分到四点三十分钟之间，这一带是不会有过路的人的。因此，他把尸体丢到杂树林的现场后，又重新走着回

到了铃木八寿的家，这时，可能已经五点多了。所以，当邻居们来找睡在铃木家的丈夫时，他就不慌不忙地走出来，揉着眼睛，装出一副和他们一样一直睡到现在的样子。”

“这家伙真够厉害啦。”科长不禁惊叹道。

“原来只把眼睛盯在田端和小平町的距离上了，没想到我也上了个大当。好吧，明天早晨马上去搜查铃木八寿的家吧！”

“我想他们已经彻底清扫干净，消除痕迹了吧。不过，如果在哪个角落里留下一、二个小煤碴儿，那可就是我们的啦。”

“这家伙真够厉害啦。”科长又重复了一句。

“您说的是川井吗？这小子是够滑头的啦。”

“不，我说的是你。你能够一眼看穿川井的企图。所以我说你这家伙真够厉害的啦。”

十天以后，在川井贡一的供词中，证明了畑中股长关于案件的推理是完全正确的。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川井供出了一个重大的事情——搜查当局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的——做案动机。

“我和浜崎是三年前在世田谷发生的杀害某公司董事长夫人案件的犯人。当时，我们去行盗被夫人发现，因为她拼命喊叫，就把她害死了。不巧，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因为是在深夜，而且又刚刚做完案，所以，我们都大吃一惊。是浜崎接的电话，听出好象是对方挂错了电话，这才放下心来。本来放下电话就没有事了，可是浜崎这小子又说什么‘这里是火葬场’，他还想戏逗一番，我急忙在一旁切断了电话，果真不出所料，到底成了祸根。挂错电话的是一个报社的话务员。因为她说听到了杀人凶手的声音，报纸就把这消息醒目地刊载了出来。浜崎这小子不吸取教训，为这事，不知被我骂了多少次。三年以后，他又办了一次最糟糕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声音又让那个电话员给听到了。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电话员正是我们新收来贩卖麻药的同伙小谷茂雄的老婆，真是祸不单行。她具有电话员所特有的听觉和记忆力，她立即觉察到了浜崎的声音就是当时她听到的那个声音。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了，觉得绝对不能让她再去声张。我们抓住了她还想再听听浜崎的声音这一点。我对她说‘浜崎和您丈夫都在小平町呢’，她就服服贴贴地跟我来到了小平町。对她来说，当然是想进一步核实一下浜崎的声音，她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才使她不知不觉地跌进了死亡的深渊。……”